



東谷集
乾

~ 16
2354
1



門 30
第 2354
卷 1-2

東谷集

東谷集序

故進士 贈承旨東谷金公在義以文行著名其孫
議官漢哲輯公文授余爲序余觀古今文士類多恃
才尚氣不務躬行而反有諂訕儒者者今公天資沈
靜謹慎幼有大志其事親也孝敬惋順纔承違忤之
色輒屏立階下俛意解辭降乃退其養疾居憂省墓
承祭靡不殫誠人至以江巨孝比之年未弱冠羣經
諸史無不貫穿孟子尚書尤其專門故其文多得力
於此嘗論君道上自唐虞下逮元明累數萬言皆鑿
鑿中理而三公宰相將帥翰苑三政諸篇又見其質



東谷集 卷一
中所蘊蔚有範圍若其疑義賀表雖出於一時帖括之役而亦多可觀者矣至其晚年以庸學近思性理諸書益加研精不採註疏先以己意審定然後檢校諸說而多有契合則尤見其所造之日深而不已也是豈近世操觚提槩之士所能彷彿者哉宜其得士林之褒薦 朝家之表旌而無愧也抑余又有所感於斯文者蓋公之論夷狄有曰彼未始非人而考其歸則禽爾獸爾乍附乍畔而威之亦不讐朝情暮偽而撫之亦不懷既又歷舉古今夷狄之禍而終引孟子言王如施仁政於民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

利兵者以結之此似爲今日準備故余特揭之以爲廊廟諸公誦漢哲天資淳謹敏確勵志求道其進未可量是爲公修善之報牽連書之以見天道之不爽云爾重光赤奮若陽月潭陽田愚序

東谷集總目

卷一

詩七十五首

卷二

文四篇

策五篇

卷三

論十八篇

卷四

表三十八篇

卷五

義二十六篇

疑十篇

功令文二篇

東谷集卷一

東谷 金在義 著

詩

偶吟

歲寒村叟僻或毀向誰陳月圓千古夜花發萬年春
釋仙徒說夢帝霸亦為塵道器終無缺後來能幾人

雪月

山人愛清景月淨雪花飛紫貝開仙闕真珠擁妓衣
窓澹全曙色樹重盡春輝世路無夷險明光孰是非

小回甲



南郭秋聲至鴈橫菊向佳樽醪朋滿坐芻束客來階
青白多形眼閒忙各有懷倚筇還窅窅夕日下天涯

次寒碧堂韻

東南多淑氣邱壑著諸州危石當簷靜羣峯八檻幽
歌樽迎皓月衣履躡清秋吟賞猶難盡蒼崖有古樓

雪月 七首

雪吞千嶂月吞海萬里無涯一樣輝金炬松燈多少
界深窓靜坐白生衣
深窓小闥兩生明夜半天儀玉刻成海濛千山山濛
海無涯色相一空平

到夜山人始見明玉峯環合一甌成白窓偃臥租無
索此意終身樂太平

溪壑夜來萬樹明要誰一樣嘆花成無人不道同清
賞好是懽顏摠得平

雪花初霽月華明縞鶴翩翩笛一成老柏疎松難得
翠虛無萬象鏡中平

到曉梅窓志氣明諸山剡却玉龍成清湖三萬六千
頃一色琉璃眼際平

層層十二玉樓明蕉骨却疑羽翰處肩拍羣仙朝北
斗桂花無數滿山平

南草 二首

香葉燒來吸翠烟金盃玉嘴竹相連
佳賓擊進雕欄外妙女橫吹繡
罽邊田田翠葉燒生烟一線幽香
斷復連孤竹清風吹拂面愁城撞
罷坐樓邊

在京城聞喜

寸庭無草不開花旬月層層綠映斜
小廣橋邊傳榜日天香已入沛城家

贈許小癡鍊 三首

一士東方晚見親指頭畫本始傳神
落花吹送誰多

少滿橐瓊琚愧縉紳

七分維摩捧玉芽百年虹月斗南家
筆下倪黃能幾腕天香一種即生花
未疑身血孰尤天一派彭城好墨綠
無限鞞材當萃得來生松石護多年

仲秋仍病吟

披風蓬髮短蕭蕭淡月松窓暑未銷
安得良醫都掃了共蘇黎老見清朝

季秋又病席吟 二首

看看堪憐此病身幡然幾日更清新
一心陶冶高堂

上暮歲金丹壽萬民

霧中看樹忽驚秋癡坐偏傷歲月流入夜無端千百
轉寸丹祇有處湖憂

又贈許小癡

描白龍煤十襲封仙樓雪霽碧蓮濃滴翠亭西盈缺
月琅琅縞髮滌玄宗

葆光齋宮

達山如帽正開堂交翠松篁晚有光兩水環縈朝北
海三峯玉立出東陽莪蒿偏感星霜老喬梓堪憐雨
露長鸞鶴翩翩揚駟蓋千年享祀酒牲香

呈海士金巡使

聲根

穴人來說乳良懸昏黑扞龍到上巔老枝擎雪終皆
仰黃葉從風孰所憐狄隣麋處非全性寧叩馥言豈
自賢一樹棠陰春夏綠遙將栢酒拜新年

月浪裳洞精舍戲題壁上

亭亭玉女插天東爲織錦裳拂晚風林霏初捲生空
翠山月相從勝軟紅豆苗誰理柴桑外禾稼可甘盤
土中歸壠白雲多感慕倚蘭當馥滿庭叢

次二備林護軍

應振

青山如染厭紅塵先壠歸休感更新籬落分栽花百

本壺觴每伴月三人投毫銳氣曾宗設因樹遐踪晚
予真知有歲寒顏最好白雲深處越侵晨

山行

看山為愛轉麟東緩緩芒鞋日試功岳色黯然堪可
畫樹稍痴立半醒風乳禽始搆荒祠寂孤犬吠雲亂
澗空安似春光紅綠遍黎生甦得化無窮

青鶴山樓秋眺

籬落黃花訪素秋詞人從古愛山樓橫日竹梢顛更
倒在風松響斷還流盃餘頓覺紅生面鏡裏偏憎雪
滿頭遙遙青鶴人將返下界簫聲也未收

贈金剛僧幻峯

詩釋求詩下碧山子非文暢是高閒英靈浮在菟番
外名迹由來秦漢間聞道曾年多異產幸逢今日即
真顏萬千齒齒東溟上每夜相思月共還

晚蟬

風露滿身蛻秋宵聲聲高樹暑光遙夕陽斷續橫新
笛雨後淒清含怨簫吟來衰柳鶯還澁鳴去疎林鶴
共招宛然雙鬢佳娥在回憶詩人夢草橋

徐先達板上韻 代人作

系周子爵列茅青虎榜聯輝爛聳聽飲狼雄略三登

鎮賜鵠恩光萬有銘象顰揚來同教類龜資被爾仰
聲形白發烏號猶未喻上頭華扁炳吾亭

贈金城崔命燮

東方一士始逢君獨立飄然鶴不羣
遐躅行尋佳水石幽香恐被雜
舊薰秋來忽憶張公棹日暮迴看杜
老雲有意相干情可怒蕭蕭橫鴈易生曛

和許小癡韻

淡歲擬君百尺樓相逢已是點埃收
梅韻猶寒歷冰雪柳心新黯似烟洲
玉京遊賞三分月湖海聲名七
十秋全身蕉葉皆書畫初訝章頭
更虎頭

上京路中作

三首

春禽養乳始成搆飛上樹梢上上頭
幅湊鞅輪千里道星羅山海八區州
竟日帆檣當要路百年砥柱障
橫流寸忱不盡琅玕字擬巢夔龍拜玉樓

松陰覆道柳絲黃朝發皇橋向玉京
雙蛾茸茸誇春色百雉層層矚赤城
乘龍詞客探如意叱犢行人過
有坪 駐驛遲臺遺慕在蟠空瑞靄萬年明

行到峴巔日正斜 玉宸高處擁丹霞
矗立精神來鳳鶴蜿蜒氣勢湊龍蛇
金城盤據三千里碧瓦橫連
十萬家畫圖未盡升平象和氣方
勸仙李花

甲日 四首

壽星垂彩甲迴秋門里
韋花客晉流賢阮皓鬚同鏡
照高朋佳句競琮留新釀
傾盈幽老尊遐期皆說絳
翁籌稚弟瑤環今亦暮
歸携林壑共休休

龍樓是月拜千秋
皓髮青袍歲似流
諸幼嬋妍迸蘭
玉四郎次第奉花籌
松鶴堪憐頻病效
絃跕自惜不同留意
昔劬勞悲夏喜優游
盛代際鴻休

傷冠昔降癸未秋
自愧詞源擬障流
赤磯誰弄坡仙
笛白髮頻傾居士籌
名利多生槐蟻夢
文章昭代雪鴻留
松翠花紅分措置
芭枝雨露永天休

暑雨纔晴已素秋
百年辜負學賢流
大界無端稱繡
佛一生只恨乏帷籌
擘蟬非獨安仁感
征鴈復誰季翰留
巖雲渭月殊今古
醫俗殘編愧四休

季父回甲 二首

二萬二千日夏春
阮堂白髮鏡前新
癸年蘭社幾多
客甲會英堂第一人
盃將明月須同醉
韻向梅花覺漸真
從兒頭角昔昔好
槐柳叢中見安仁

東風無限甲回春
和氣吾門日夏新
梅花淡白名於
世揚柳初黃媚似人
山中有酒陶元亮
樹裏爲家鄭子真
千歲龜蓮高十丈
兒孫稱壽盡躋仁

徐性魯甲日

隨處皎駒卽我場蓬門詩槩素懷長遐甲遽然稱絳
叟同庚幾是在耆堂山藪一生遙夜月蒹葭已老昔
年霜捧桃舞絲皆佳事最羨上卮坐伯康

陳門回婚

羞二年冬月姥回飛飛鸞鳳八雲臺層生綠髮髭霞
帔更引彩絲合盞盃楨葉長春終不老梅花如雪正
重開百男拜舞齊呼壽街巷駢闐去又來

次海士金巡使示蓮韻

四首

採娥解誦在梁狐八浦清歌雜夜烏香同梅萼憐浦

月藕似尊絲憶翰鱸皓連一行霜毫鷲紅亂三千汗
血駒并着移舟交解珮弋烏歸路更遭盧

靚飾天然素夏狐流風太半火周烏影漾杭州搖彥
鴈光燃苑燭賦坡鱸鄴渚詞人香照筆華峯高士晚
維駒膩如帶粉凝如繭三尺亭亭灑湛盧

獼傘青娥衍鬼狐藕花無數浴場烏傅白還同雪衣
鶴翻紅更似彩腮鱸玉井痊疴甘勝蜜耶溪隔笑蚌
鳴駒融神對此摸難得江店歸來聽呼盧

華炬西清送合狐吳姬采采下檣烏影立沙灘疑白
身光凌波底失斑鱸吟歸鏡沼人賒酒舉八湘潭客

東坡集卷一
飲駒滿江紅映歌聲艷何必珠蓓玉川盧

輓季父

寢食相隨六十秋阮琴中斷白生眸羽仙修鍊惟多
事漆叟逍遙尚蕙儔籬邊晚菊無人醉窓外叫鴻萬
種愁或歌或哭還摩頂如玉佳兒席上留

輓李兵使

觀洞

玄冑家中炳葉紅龜資鶴髮耿丹衷冠麒麟盛烈留銘
口虓虎雄聲坐鍊戎二喬婉孌同歸老洪胤蟬聯朗
有終壁上鏤衣猶似雪松篁颯颯動英風

輓金進士

明佐

綠衣郎伴白雲仙丹楔門庭月半懸青眼多從南院
日玉肌可念北亭年次第龍鴻來檻外軒昂騏驎立
轅前四明歸客荷花路修短此生堪自憐

輓金繼祖

榴花向晚鳥聲啾人事悽然少等儕酒到名劉方是
快詩能瘦杜最爲佳稚鵠颺風停竹外悲鴻叫月下
蘆涯不復頎形梧雨夕哀絃如訴有誰懷

輓金性守

闌門賁跡卽緡門暮境丹啣拜 聖恩素操世稱勤
儉態青氈人仰裕垂昆鴻留自愛齊眉舉鳳去堪憐

落羽存最是文章司馬客一層牖戶耀紅暎

輓崔友稚圭

一派滄浪萬里流任他清濁自謀爲詩律南州推巨擘壺觴北里作遨頭花蜂采采還堪苦轅驥昂昂亦少儔纔經絳甲茶烟歇霜鴈橫斜已菊秋

輓李雲和

書劔欺人一布衣江山搖落已斜暉優遊詩社留鴻爪到老塵寰蟄駿韉麻扶這象誰將倚英育良模士亦希稀年丹粒知何處多少棣花帶紫輝

輓柳以枝

全感須臾蝶夢驚晚時多病惜卿卿枝葉撞樓金鷺大墨煤垂緒蛻蟬清雪後峯巒堪畫意黯餘樹杪待陽生龜年爲愛鳴於律惟有凸心醉細傾

輓崔滄浪

壽星南極見回天重設懸弧亦有緣劫幻三生金粟佛丹成九轉玉蟾仙同歡冠履盈樽外舞彩瑤瑜耀眼前細數恒沙沙不盡添籌麻姥更相牽

輓詩山人

代人作

生生萬物故而新自古人生少谷神終知烏兔浮還沒誰謂烏熊經更俾漢北幾多簪笏者詩南初見玉

風身樽酒筵前豪氣客柳梧院裏太平人何徒昔日
曼卿麥最是當年予敬困春天渭北情含樹秋月江
東意適尊卓犖精神推巨擘軒昂意思邁同倫四座
皆稱雄辯類一生不作比肩賓風流百世誰清士山
水名鄉是白民韋卿門外傳花樹石氏家中笑蠟薪
啼下人間金鸞鸞摩來天上石麒麟如畫眼眉殿中
日列行領指令公晨三千赤珖曾多相百萬黃金可
買鄰遙指渌酒一盃夕好作綠楊兩家春可愧曾詩
酸金橘堪呼坡學對芻銀活佛西方光已放壽星南
極影初續華年錦瑟無端約何日齊眉每想賢飯紅

幾處新供作月白耶溪看效嘖耆耄光陰人已遠彭
仙叢裏日相親淳化青山青似染多生擾擾走紅塵

又

稀七蘧然夢蝶還藥欄朝日少丹烟當世風流稱獨
步一鄉氣槩罕同肩綠珠樓畔花光老彩鷓庭前竹
樹連柳絲若惹人何在搔首青天月半懸

輓林二備

五紀松杉并載茅攀躋澗壑息諸交虎榜青雲無足
貴身耘明月好爲巢誠孝傳衣騰宰薦仁恩銘口共
民胞可恨闈梅猶玉雪爲憐庭竹最金梢敝榻教誰

東谷集卷一
徐子設殘燈虛待璨師敲暮涼琴絕形相贈空作疎
籬繫短袍

哭鶴南金上舍

相麟

庚午十月朔鶴南云化仙病跨旬念日星移四七年
死生固大矣榮悴孰稱焉最是第三季到老侍雙先
冰魚與雪筍無愧古人前行義董進士居憂大小連
至孝神明感火滅風自旋六經窺蘊奧吾道以是傳
其酒陶靖節其詩李青蓮其名鴈塔上其試龍門巔
養貧姑蘇郭自娛山陽田石謹傳馬策晏儉說豚肩
金玉難伯仲琳琅見咸玄子男或五六才能成百千

彩羽謝家鳳美材匠石榱趨庭襲先訓詩禮是青氈
良配主中饋友樂勝管絃儀承馬公範箴誦鷄鳴篇
灼灼花方盛皎皎月長圓氣化隨今古誰復齊殤篋
公歸無所憾守正得其全餘孝傳之子慶祿自綿綿
昔我接孟氏交契慣鮑賢塾課曾高下與比共翩聯
伴宿蓬山雨對喫洛城烟破硯多荒歲窮鱗蟄丈淵
青黃同柳歎螭李愧陳咽九秋何遽爾一問還悵然
有淚當添海有聲當徹天願言見顏色夢入杜老筵
小上元次劉邦彥

相呼椒酒笑一饒如海通衢月上潮花綵經殘傳楚

俗羽衣初摺隔虹橋梅萼含精敲珠果竹枝翻唱合
笙簫好約仍尋游踏磧華燈處處供新宵

仲秋登寒碧樓

招招無故共悲歡水色天光碧碾盤蟬吟遠樹清風
起鷺下平沙浴羽乾延佇佳人空拾翠送歸才子易
生寒最惜危欄紅照短暮山憺淡更橫看

六月仲庚第四會寒碧樓

簪玉衆峯水帶圍一生高閣得清暉閒行每逐青山
屐妙調誰知金縷衣忘年蘭契參差至半日羽觴次
第飛迴首千門烟火裏蹄輪擾擾主人非

六十二晬日作

浮生可得百年春綺構紅亭處處鄰松花偶拾青山
裏桂子相招明月濱李園觴詠誰非客赤壁簫歌亦
是人杖舄逢迎清更健弧南星彩一時新

歸月浪日別故舊

兼旬漲綠十經過皓首相逢放浩歌林靄生簾當碧
宙湖光入案漾晴沙會面每從明月在離愁偏被落
花多非不雲山終惜別桃源深處少風波

甲申至月日嶺友來訪

雪花如手八窓間坐擁丹爐第幾還蓬廬自絕行申

牌萍水偏傷賦予山境深村落難賒醉策澁烟霞尙
欲攀休說 王城多板蕩空搔白髮掩松關

大雪詩寄呈申鎮安

永均四首

山風號怒雪威揚曉剝松關忽入床柳絮飄空頰縹
亂梅花撲地太顛狂輕下暗鷗凌失素倒飛癡蝶恣
窺香凍竹吹掀知勁節玉樓寒處擁衣裳

松扉颯颯豆稽揚曉禱書聲爛繞床瑪瑙全然生影
如楊花大半任風狂江虛皎月寒還淨窓曙殘燈燼
更香散可青盞圓似纓猶憐破屋怨無裳

溪窓睡覺有輝揚連尺遽然半及床池寒鵝鴨混聲

起境迥獨兒吠影狂亂打空中翻疋絹繞開林外燦
新香珠玉霏霏千百斛均分葦屋得爲裳

鈴閣易寒玉屑揚凍松涵翠一書床南國佳人傳麗
曲剡溪歸客任清狂紺結頻調烏兔髓列和初煮蜜
龍香皎如化得良鍾乳烏採晴晨躡弊裳

二十四日雪

四首

點地飄廊不自禁散花天女向相尋空外有無涵玉
海山中恍惚匝瓊林梅枝棗蕊同時發葦戶華堂一
色深欲和未和陽春曲千載寥寥抱尺琴

萬點飛花挽未禁青桐玉立月千尋珠璣璀璨開波

肆鸞鶴聯翩集桂林長松時拂晴還落危石自安蓋
亦深欲繪會精响不得仙郎何處和鳴琴

爛熳梨花情不禁癡蜂欲採趁還尋星冠列由攢
斲笏丹雘巖耀鶴林籬生麕眼珠懸綴屋緝魚鱗玉
刻滾別有山村晴景好懶篁瑟瑟奏笙琴

凍盡硯潮寒未禁半衣無伴獨相尋不夜通明千里
月先春照耀白花林飄時難定還輕薄着處平分孰
淺深送聲每有隨風起十韻清朝呂子琴

寒碧樓春眺

爲愛春光路向東柳青梅白各呈功院明留驗梨花
月野暝淺吹麥葉風夫子廟前流水活甄郎城外度
雲空自憐老物多情思直到艷陽興不窮

句 春帖雜詠

一心對越升香日宗室有齊觀德年

廟

綏子無疆千百福錫申有慶保千年

睂山降氣玉堂士崧嶽鍾神圭寶賢

魯寢千年松楠奕燕宗明日葦苞青

珍珠明犀九千卷美草奇花跬步庭

黃耆同祈周日月色絲願補舜衣裳

丹雘堂中瞻若考花松園畔戒諸郎

朱弦從享歌猶古黃目賚成裸迄今

房籩包白在宮夕斗酌祈黃樹羽晨

亦夷朝夕鳴鸞珮匪解春秋執鸞翹

太古精神山靜立浩然氣像身啼來

柱聯

九轉鼎中丹汞化百花頭上玉梅開

簷間好鳥思花發澗底游魚待凍開

歲色翻從殘燭去春風忽逐曉鷄來

水月同心天下白庭花入眼壯元紅

五風十雨形聲裏萬紫千紅造化中

碁聲角里東園子花號歐陽司馬公

井田牛下箕封翠女織蚕登禹貢紅

異卉嘉葩楷千石攢岳青壁秩三公

梧篁排置經綸外桃杏交開鈔化中

鳳笙庭畔梨花月鸞子簾邊楊柳風

滁樹鳴禽夕陽外迂園垂釣月明中

千林醒醉和風外百果胚胎細雨中

鍾鳴閭闔都會裏珍藏陸海範圍中

九達綺絡人如月千里鶯啼綠映紅

青山四合周遭處明月三分唐突人

黃葛日月思明主白賁邱園訪隱倫

心愧希文經濟字志存康節太平人

及物則生桃杏好當仁不讓柳梅新

絲管聲中豪貴客
桃梨花底太平人
庭會人間金鸞驚
堂游天上石麒麟
欄深睡鶴茶烟罷
窓靜念鸚句話新
琴語相招幽竹外
碁聲時出古松間
淡淡梅花天下聞
依依柳色雪中還
池塘波綠魚游潤
樓閣風微鳥語長
驥子常生千里蹀
鳳雛鍾得九苞祥
桃花方盛玄都觀
杏樹交開綠野堂
花滿江南千里徼
月明圻北萬車行
一室歡情琴韻永
諸郎和氣棣花香

畦蔬垂露園下課
石乳歷冰君子祥
無爾不承松柏翠
自天有限杞瓜香
攢臥原田幽糶至
鳥啼庭樹舜韶長
嘉種涵黃郤化暢
柔桑拂綠禹聲揚
鳳至東方君子國
星廻南極老人年
雪後峯巒淨如畫
春心草樹黯生烟
規諫不忘歐子帖
羣生自樂漢文年
起鵲西山從挾矢
逐漁南潁始歸田
鷄狗相聞花外境
禽魚共泳柳前川
大地無量因果院
牧人獻夢衆魚年

裏蹄翠屑多於地玄貝朱提灌似川
繞宅爛開文杏色蒨庭晴拂綠槐陰
千里花明治世像一川魚泳自家心
招鶴扉前生霽月弋鴻園畔漾清波
湖上道流紫緋養山中宰相白雲多
梅花無害廣平像水竹有圖魏野居
程前欲起黃金屋窓下須耽漆簡書
擎開無數芙蓉鏡裁取初封綵紙書
晉帖唐詩聯桂柱禹謨堯典列香丁
嘉魚自有陵千石碩果相生花萬枝

鳥語流風黃囀舌獼兒眠月白生釐
淡澤藏珠生影媚晴山蘊玉映輝明
雪殘有喜千峯秀春返無私萬樹明
麻麥被田膏雨綠楊梅夾澗瑞霞明
三條燭盡鍾初動五色雲浮日正明
晚蛾始述原桑翠幽鳥初遷澗柳明
洞樹風輕珠蕊亞陂塘冰泮纈波生
百工緝石隸難記萬賈珠金益不名
舊歲塵紛堦下掃新春榮祿案前迎
起雞窓畔平安字弄雀階前悅豫情

東坡全集卷一
希夷巾屨三峯月閒漢琴書九曲屏
花木最多京洛態林邱可致鄠灃家
庭前初種娑娑棗窓外爛開旌節花
仙老共攀靈壽木兒郎盡戴紫微花
池邊楊柳黯將色窓畔梅心凍有花
巷酒相招花葉暢社絃高巢鷺鷥斜
芍藥四枝當宰相栗花千樹等封侯
鸞子簾間花影度黃牛陂上草光浮
歲月日星辰曆協用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丹桂自當一枝色新梅且向百花頭

土爲百畝農夫業石煮束薪道士流
月猗龍籜千夫影雨綠蚕桑八百株
柳綠春風鶯早得花明朝日馬如飛
千門炯碧山川色雙闕流丹日月輝
啼鳥同涵疇若化生香不斷浩然機
草染綠衣生太液花扶紅日上金門
襟期於此南樓月朋酒不空北海樽
相逢但道桑麻長人境而無車馬喧
案上西湖眉似畫食前方丈色堪餐
共祝龜蓮千歲壽永令鳧藻一家歡

東谷集 卷一
紅綾餅餤宣天語金合花枝奉聖歡
縹箱喜把芙蓉鏡金鼎新調龍虎丹
籬落明花三百本原田蒼耜十千耕
老少同歌堯日月草虫咸育舜乾坤
料得全然花富貴剩占一半竹清閒
墩外清名新鬻至湖洲晚計五雌長
爬雲鋤菜羊蹄綠和雪煮茶蟹眼明
會飯日炊共州稻作羹細和傳巖梅
廚傳芳糗金炊氣帳供和羹玉糝香
青青園筍開樽綠白白江魚入饌香

厨

竹外行廚開翠釜花間供帳簇金盤

納納築塲三百稼登登溢庾十千菰

庫舍

千杼溢黃良蟹色萬箱堆白木綿花

阜堅是好盈高廩紅腐相仍滿太倉

九州歸貢蚕麻綠十月納塲禾稼黃

華實旣堅登億庾長腰是好溢千箱

黃金收拾多於土白壁藏來連以城

樵青葉笛橫吹至又髻水符次第來

奴婢

花光長在秦宮活竹樹平安網僕馳

每連結騎橫雲外相誦正葩絳帳前

採雲耕月思過半擁翠駢紅取不窮

蹄花爭買山嵐市角栗新肥水草洲

六畜

奔紅閃幽千絲初逸影團旋百種花

絳桃花爛街盈馬黑牧丹開谷量牛

牧丹正黑遶池出繭栗初黃向谷開

秣紅練白三千蹀振綠嘶青十六鬃

鳴來價重百金寶

驢

踏去爭從八彩仙

騾

小坡粧點茅如乳短笛橫吹草滿川

牛

稻梁恩重鳴催曙

鷄

瑤草風微吠有時

狗

吠來明月華岡外牽八白雲碧墀邊

犬

翠距飛登生九翼朱冠鳴搏發三呼

鷄

翠隴風輕披長鬣晴沙日暖臥柔毛

羊

滿川
牛

東谷集卷一

東谷集卷二

東谷 金在羲 著

文

金巡相

聲根

萬人傘記

述夫繡裳袞衣無以歸公東人喜得德音之孔碩輕
 裘緩帶猶應登此南民尚被風韻之藹然華蓋所臨
 黎庶仰觀恭惟我觀察使金公閣下彝鼎鴻闕茅土
 蟬聯金炬龍光早檢青藜於天祿黃麻鳳綉屢膺紫
 微之禁垣迺者拜玉節於楓墀憩翠幃於棠茇什九
 分食祿在外固仰餼廩之蠲捐升萬口飢民自生孰

如玉省之宿遞掃千軍之奇陣韓帥作國士之無雙
譏四境之受塵鄒賢贊商賈之願藏掌寇萊府魚鱗
望固重於北門明珉崖樓鼓番憂不復於西顧一天
下傳繪既見活佛又添萬姓口是銘奚但生祠更作
守緇磷之堅質庶幾播金之無窮馳冰蘖之清聲無
貴貞珉之耀後矧茲念朱蓋之所製若蒼天之倚圓
虞奚暑而不張莫敢望焉百姓之上齊晏出而必擁
待以舉者七十餘家剪取七襄機成章肇錫萬人傘
嘉號織羅對紫鳳式著車幘乃揚繡紋倒天吳聿仰
幃帷暫駐勝譙夫人之錦樣庶民所瞻異韓文公之
火裁四國是紀孰不曰宣上德也是所謂刺史榮乎
拂滿庭之綠槐固願世藏於燕寢攢列班之玉筍何
必歸誇於鳳池舒旗纛於巷塗敲器是正垂紳笏於
廊廟喬嶽儼如

科稷序

蓋稷之俗出於鄭消每於三月上巳執蘭祓除者也
自魏以後因有之而盛於東晉王逸少以人才之傑
幽巢當世名流四十二人於會稽之蘭亭各賦詩罰
觥者亦修稷事也鄉飲鄉射出於周禮而矍圃之揚
觶泝雩之浴詠先聖先師之所行也晦翁生於數千

東谷集卷之二
載之下樂菁莪之長育謀度而鹿洞書院作詩賦事
非顯眺聽之爲娛實觀宮墻之可入而抑欲來者之
有繼也噫惟我東國僻在海隅箕聖之并畫一廢而
其爲士也因無恒產易至儒冠之誤身柳惠風詩曰
耕種殷人七十田未嘗不慨然於此也猗歟 聖朝
科目取人五百年盛制也緇衣之改四蓋之承太學
有之而以至鄉塾每於赴舉之日刀布之齋易空上
計之資無賴于時章甫詔諏一依漢釀斂錢之飲殖
若干金名之曰科楔屬茲槐黃隨員分錢以助割園
之費此亦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之義歟從今以往
業茂德隆繼蓮桂之名俾補黼黻之盛蓋育英之樂
事也後之人嗣而修之庶斯楔之不墜耳

肯農序

堂以農名肯乎其可也周書曰矧肯搆莊文曰技經
肯繁之未嘗其肯之意不一也完之鄉有朴君在弼
以文章鳴於國家之盛也筆以爲鋤耒紙以爲良田
仁以種之義以耨之其文白香山之村田野夫勸課
農桑也陳後村之探花折柳巷歌里曲也其筆玉右
軍之龍跳鳳翥米南宮之畫字刷字也其居也在南
山之北溪水之上此非水北山人耶門庭雖近闔闔

其志常在歸田楊廷秀之居未嘗無山卽此之意也
年可筮仕致君唐虞之上利澤博施名聲昭于時坐
於廟朝躋蒼生於仁壽之域者遇知而用力於當世
之所爲也隱居處閒從遊綺黃之流植杖而耘桎梏
其軒冕超塵絕俗求至人於髣髴之界者此可以能
樹其百世之清風也大抵有幸而致之者有不遇而
行之者此何稱丈夫之知哉擇其佳山細水因樹爲
家樸斲而不侈不陋引清漪爲池塘疊怪石爲巖阜
稻熟魚香與樵兄漁弟持酒相歡花開月朗與村巷
秀才誦詩讀書其幽也可以仕其處也可以隱無適

不可蓋吾君素計也歐陽子思頴詩曰優遊琴酒逐
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幸不譏其踐言之晚也不亦
美乎秋爾築場春爾條桑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
上世之樂也可得以氣求况其志乎肯農之志於斯
在焉幅巾杖屨日夕往來與子徜徉乎其間矣

清水亭移建上樑文

觀者如堵墻父鵠子鵠矍相之遺儀可想豐上列醴
爵朱羽白羽鄉射之餘風尚存君子也其爭躡甲之
所習蓋聞清水亭涼風是炎天冰雪佳境卽城市雲
林開半畝塘玻璃跳魚浴鷺戲清艷灌一石水泥淤

蒸藜炊黍餽東菑轉長軸而因子城初於何歲向萬
躔而啓丙舍于時有言鍾鳴鼎食大地撲於閭闔箭
中之意無可龍翔鳳舞瑞氣浮於真殿俟明之所未
安於是乎究厥號之所由諒昔人之樂此相儀若夷
叔政仰曠百世清風淑聞如臯陶宜其在泮宮獻馘
惟我射員僉益俱以豐沛人物永傳鄒魯衣冠其爲
體也揖讓升降君臣父子長幼以正物而進退中節
禮樂射御數書每當燕閒之餘寧欠鯉步之制涵養
四百年風化安不忘危管轄五十州衝要必有所事
羽箭之飛昔無全目何日平胡奴宮珮之聲久闕習

容誰歌采齊什迺者移建于鎮北亭之右仍其舊也
不亦新乎月榭風楹各得其宜迺臨飛鳥松楠蕙棗
不煩前制如革斯翬於此興復明月南樓舉匏相屬
則彼華矣落星井幹疊石爲臺傍鶴臺而帶堦指麟
峯以鏤野俯雉堞金湯之固六七里墮池耀龍斷火
齊之珍一萬家簾幕遂於休休之所爰有貫貫之資
樂以鯉首騶虞聿見序賓之舉爽其象弭魚服庶幾
禦侮之規歐老祿亭翼然兩峯之間蒼顏白髮命射
者中周庭燕禮通乎上下之際彤弓絃矢貺心以朝
夫奚但詭堅旣均此所謂其宜其正容三綱弓若墨

司馬之政宛然發百步地穿揚由基之技莫喻青海
無全箭仰克壯之其猷紫燕賀新堂佇後人之同志
茲將虫技助舉虹樑

兒郎偉拋樑東麥壠如龍鏤雪中誰復薇墩携月
妓頭頭螺殼插青空

兒郎偉拋樑南雲外鐘聲落暮庵何處瀟湘歸鴈
拖依依山市繞晴嵐

兒郎偉拋樑西百隊旗亭走裏蹄最是笙歌佳麗
地朱欄粉堞映清溪

兒郎偉拋樑北荷港紅亭濃畫墨稽拜吾王千萬

年玉宸高處五雲色

兒郎偉拋樑上舜日堯天涵夏濂遙指翠茫鸞駕
攀紫麻琪樹復條暢

兒郎偉拋樑下松葉蒼蒼堪向把鳴鏑諸人還揖
盃塲梅庭竹秀而野

伏願上樑之後威武斯張壽祺以翼辛夷櫛杜蘅宇
十二間之紅欄敞弘金僕姑董澤蒲三萬徒之綠滕
作好

策

王若曰有國之大政厥目有三曰田賦也曰軍籍也

曰還穀也三政之設初豈非經國理民之大柄歟
唐虞三代尚矣毋論中國歷朝規矧頓異今當剝
膚之憂奚暇遠引博接其說乎本朝開國近五百
年凡所規畫無非良法美制以言乎田賦則改量
之限其歲二十土年之分厥等六九改量不舉分
等無別自何時而然歟以言乎軍籍則五衛之制
廢而三營設上番之規弛而收布始其沿革得失
可得以詳言歟以言乎還穀則自羅濟以來已有
之其始未嘗非先王省助之義西京賑貸之政取
耗補用固出於不得已之政仍作經費亦有古制

之可援歟予非欲廣訪典故困人於觚墨之間使
爲誇詡淹較藝術之意也詳悉源委欲以設矯揉
之方故略舉其槩而詢之以予所識先爲披露國
初三政本是爲國爲民而設田不收賦軍不衛邦
穀不議賑而能成國者未之有也國不能國民將
疇依然則三政不理其責在於君國予民之地法
久弊生終古已然今日三政可謂弊到極處矣豪
勢兼并而經界紊矣狡黠逃竄而尺籍虛矣奸猾
舞弄而糴法壞矣民不堪命國將隨傾猶復心泄
不思矯革豈窮則變變則通之義也予欲從頭釐

革不患無其說經界紊則將改量而均齊之矣尺
籍虛則將查括而填充之矣糴法壞則將蠲蕩而
寬紓之矣揀正之道不外於是第念此舉左右掣
礙做說矛盾苟欲改量先務得人次又辦財人才
已不逮古而財力從何辦多苟欲查正宐刷冒稱
之幼學又擺投托之間下括簽之際曷致混淆苟
欲蠲還漢家之常平隋氏之義倉皆爲良規取耗
穀作經費匪今斯今此非予匪頒好用宮室宴樂
之費卽是京司外營日支月給之需蠲之固快又
將何取以給其代歟既不能罷又不能揀其將來

手以坐翹視民國之胥陷于危歟嗚呼予以寡德
承 祖宗遺大投艱之緒忍見 祖宗赤子曰趨
溝壑中夜繞壁錦玉何安民存然後國可存國存
然後家可存今日廷臣念之及此豈無惕然興歎
汪然流涕者乎予大夫予諸生必有素講于心揀
弊之方其各無隱悉陳于策予將親覽焉

臣對於戲臣謹按孟子曰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
自賦朱子爲之說曰邦九一之法行不得故都鄙却
行并收之法鄉遂之法次第是一家出一人兵是謂
什一使自賦也又嘗誦易之師卦曰能以衆正可以

王矣程子爲之傳曰得衆心服從而歸正王道止於是是謂衆正可以王也又嘗讀周禮地官曰旅師凡用粟春頌而秋斂之鄭玄爲之說曰困時施之饒時收之是謂春頌秋斂也誠哉三言也爲人君者苟能審乎輿志以身體之則治國猶運掌爾工倕之成方圓也必以規矩師曠之正五音也必以六律矧乎臨萬民治四方而不有三政之要何以哉宗廟粢盛必待田賦而供經營四方必待軍籍而成惠鮮鰥寡亦待還穀而資此有國者必以三政爲先者也然而三政之要得其道則其政簡而百姓從三政之行失其道則其政煩而邦怨滋所謂道者何道也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以心爲本先正其心以爲出治之體次行其道以爲輔治之用所以作於一時傳於萬世行之無弊而國之長治者良由是也恭惟 主上殿下繼先緒宅丕位晨興夕惕勵精圖治者于茲十三年矣軫念民瘼特降 璇題下送八域廣延衆論嗚呼大舜好問之聖夏禹拜昌之德蔑以加矣不幾乎一言興邦乎臣以草莽賤蹤雖不敢對揚休命身處江湖憂切君民者非日月矣今承格汝之音倍激孤忠則敢不略陳芹曝以備采擇大哉問也臣伏讀 聖

策圭復再三隕越于下臣竊惟爲國之道有三田賦爲先軍籍其次還穀又次之蓋田賦者制民常產而上之所取之謂也軍籍者制民卒伍而國之捍禦之本也還穀者救民蓄患而上之懷保之源也田賦既正則民有恒產而上之所取有制矣軍籍既實則民有卒伍而國之捍禦有法矣還穀既均則蓄患易救而上之懷保有道矣國君之道孰有大於斯三者哉是以善爲國者莫不行乎三政而經國之道是舉莫不由於三政而理民之柄是遵隆古致治之盛蓋以此也雖然三政之行不由其路田有所墾之連而

至於汚萊軍無戰陣之勇而至於伏莽穀無倉庫之實而以至於阻飢可不懼哉噫三政之設不能自設而明之者君也三政之行不能自行而役之者民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然則如之何其可也禦民之具莫先乎法爲人上者盍於是勉勉伏願 殿下念茲在茲臣伏讀 聖策曰唐虞三代尚矣毋論止略舉其槩而詢之臣圭復再三隕越于下試觀古昔平秩東作播時百穀唐虞之爲治也爰革夏正于湯有光三代之迭興也嵬乎卓乎不可尙已世級漸降規矧頓異漢之夏徭唐之租庸宋之均輸不得爲唐虞

三代之隆者也。猗歟盛哉！本朝五百年規畫無非金科之良法，玉條之美制，以言乎田賦則二十歲改量之限布載於經國大典，六九等土年之分昭揭於國制，詳定而改量之不舉。肅廟朝庚子尺量八路田，以後量案已古矣，分等之無別。仁廟朝甲戌只用一等尺，以後土法不均，隨時之制誠然矣。以言乎軍籍則五衛之制曰忠義龍虎而一齊焉，廢三營之號曰訓練御禁而次第焉，設其廢其設雖據戚法之紀效，奈此清師之興，譏乎上番之弛，收布之始亦載於增典中，沿革得失固無惑矣。以言乎還穀儒理之設

賑川王之立貸，無非夏諺省助漢詔賑貸之義也。取耗補用，略同社倉之粟，而仍作經費，不近青苗之錢乎？臣於我東典攷甚，雖孤陋螢窓，雪案論行，數墨操觚，游藝頰知古經糟粕，茲敢披丹建白，惟 殿下不以人廢言，臣伏讀 聖策曰：以予所識，先爲披露，止窮則變，變則通之義也。臣圭復再三隕越于下，大抵三政之設爲國家萬億年無窮之基，制民生三百州咸圍之治，田不能賦，軍不能衛，穀不能賑，國何以爲國民，何以爲民乎？三政之理在於行與不行，而其法已久，其弊已極，箇箇覩縷則語涉煩瑣，言念豐沛，卽

猶漢祖龍興之地周考鳳鳴之基而不可與他州郡同日語矣人物之繁田野之闢莫有盛於此時奈之何民方殿屎日以傾圯田賦則元結總為二萬九百二十結零內辛酉稅納無過九千六百七十九結零其所陳田許頃也川沙浦落也隱結漏結也各樣免稅畚也營勘邑舊災也罅漏疊曲正續不舉無乃豪勢并經界紊之致乎軍籍則元軍總為一萬五百九十名內禁軍御軍間五年輪番陞戶砲手較式年上抄或張或弛自收布始後所存不下四五千而此亦坐擁虛簿其所流亡也疊役也白骨也舉皆冤徵一

無代擺無乃狡黠竄尺籍虛之致乎還穀則自來別會盡分元會半留還摠為二萬一千石零者倉無一石之留民無一邑之分營還摠為二萬五千石零者今年分還無過七八千石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勿論營邑還每年虛錄而耗穀淪八於吏逋母穀犯八於公用其母已沒其子焉生是以虛錄分給而其所例頃也防戶也饒戶行貨得免貧者偏受其害無乃奸猾舞糴法壞之致乎嗟夫今者甲第高門侈於官府者有之工商下賤遍身綺羅者有之羔羊少節儉之臣蟬蛸多尚侈之人上無節用愛民之道下有踰閑

敗度之風民之不畏法之不行一至於此哉如使賈誼復生於今日則豈止痛哭而已哉今臣憂國之誠不及賈誼不能哭一聲於闕門之外臣罪固大矣然今臣幸逢對策之時雖乏賈誼之哭獨不獻賈誼之策乎臣請盡言嗚呼物極則反道變則通天地之常經也三政之弊豈無矯革之道更張之理乎伏願殿下懋哉懋哉臣伏讀 聖策曰予欲從頭釐革止汪然流涕者乎臣圭復再三隕越千萬今茲致弊之由臣實反覆思之釐革之方不必他求而因其勢導之則有何矛盾掣礙之端乎欲採結弊莫善於改量而以若人才則雖不逮古不借異代况是器之小者哉擇而任之庶可當之然而不得其人害有滋甚叩籌定稅之才踏勘打量之人其慎其難惟能和一也至若財力則有舊例文獻之徵不可臆說而口論亦非鬼轉而神輸州之面爲三十一而大面居其半分而合則四十六作云爾每一作并該事員監色等擇五人責之則可服其事也而合人員二百三十人也槩其尺量之裏許兼得後僅可然而顧茲百日之費合爲二萬兩矣且其改量成籍以各四部爲規則正件也草件也書價并費殆亦近萬兩矣如許財力從

何辨多耶嗟呼州內土田無非富人所有也率額衆人以排二年劃報之意丁寧而面諭之申畫而身提之每結三兩式勸納助給俱以忠君愛上之心患難相救之意敢不願從乎誠如此劃三萬之財就結中固可辨出矣因而補之尺而量之先救厝薪之患焚宇之禍不亦可乎從實畫郊解作結負經界自正而若除各樣免稅之結不失元總二萬之數捧稅之日每結一兩劃出則不出二年富人錢排報之方亦在其中而上以益國君之富下不損富人之財矣臣聞張子有言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有術此之謂也

書無逸曰萬民惟正之供亦此之謂也欲採軍弊莫善於查括而此亦變化乃可之理也今此變化之際冒稱之幼學投托之閑丁以戰亡子孫限三代之例刷之則或近於猛以功臣子孫限九代之例擺之則似近於緩叩其兩端限以六代其無顯職查之括之沒八尺籍又罷旅外之卒以編師中之伍可見彼無惡此無敦矣生徒則依舊例每春首講小學一部其所未達者擺以當年之輕役亦一獎勸中美制矣固如是則括簽之際曷有混淆之弊乎臣聞漢法雖丞相子三日在調此之謂也論語曰足兵民信之亦此

東谷集卷二
之謂也欲採還弊莫善於寬紓而漢宣之常平本朝
亦有之穀貴則增價買布穀賤則減價賣布豈非耿
壽昌增而糴減而糶之制乎隋文之義倉本朝亦有
之備儲濟民倉轉輸救鄰道豈非長孫平備凶年之
規乎此不必多卞匪頒好用已著於九式而班臣節
財之道也宮室宴樂亦揭於三風而倣臣不匡之訓
也取耗作費何關於此哉抑若蠲之爲快京司外營
日支月給舉皆經費何以代給乎夫積貯者天下之
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何招而不至
是故明君貴五穀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民而務本

上而節用也務本之道在於貴粟歐末技之人遊食
之民使各食力則三年之食可以餘一年之食矣節
用之道在於守約禁濫餼之費苞苴之行使自克儉
則十邑之奉可以餘數邑之奉矣此其大較也且管
邑所在之穀日攷月成可刷者刷之可削者削之砥
礪懲創嚴立法令杜閑移轉之路存諸舊貫之仍平
糶均糴無別大小之斗而以厚民生量入計出不僭
絲縷之粟而裁減公用則民有餘力國有餘財政由
俗革之理也臣謹按易益卦曰益之用凶事无咎此
之謂也國語曰大飯不如小飯救飢急亦此之謂也

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田賦既正軍籍還穀可坐而定也其猶影響曲於形聲蒲蘆敏於地道之理乎臣嘗聞宋臣蔡沈有言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求心之道舍其法何以哉伏願 殿下繼自今惟先王之道是行惟先王之法是訓以身先之表的於民然後民之不率者禮以齊之刑以一之則德之所導人自感法之所行人自信顧何患三政之不理民國之胥陷乎伏惟 殿下惟休惟恤欽服祖宗艱大之投如履如臨克念皇天付畀之重常加省察之功恒切忌荒之戒若保之澤如傷之恩至矣

蓋矣猶以爲未也一日萬機之暇召對廊廟之臣籌而畫之講而究之欲濟赤子於溝壑之中而仰成於絺繡之垂戒謹於玉食之奉靡不用其極伏願 聖明留神焉臣伏讀 聖策曰予大夫子諸生止親覽焉臣圭復再三隕越千萬嗚呼管窺蠡測旣竭於前請以 聖問中所未及者申告于終臣竊觀水旱連仍莫今日若也臣願 殿下恐懼戒謹以消災異可乎五品不遜教養乖方主化不被遠邇臣願 殿下命司徒敬敷五教可乎天地未應美祥莫至臣願 殿下修身任賢設誠致行可乎夫如是則採其田賦

東谷集卷二
也軍籍也還穀也無不在是焉不如是而能爲國者
未之聞也臣不量瞽瞍妄論者多固知僭躐無所逃
罪然卽文以求其志固得其肺肝焉惟 殿下赦臣
罪聽臣言拜手稽首惶恐之至臣謹對

問王者待夷狄云云

對於戲以夷狄視夷狄則夷狄自夷狄而以待夷之
道言之則惟和與征而已何則待夷之道在於先審
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夫九
州之內是謂中華九州之外是謂夷狄此華夷之所
以分而內外之所以不相屬也風氣關隔而禮義之
教不及焉山川險阻而獷悍之習以成焉始未嘗不
爲人而考其流則一禽獸也聚散無常而所逐者水
草嗜欲無厭而所業者偷竊好亂樂禍而王化焉是
稷忘生輕死而戎馬焉是資乍信乍畔而威之亦不
讐朝情暮僞而撫之亦不懷故中國之謀常在於和
戰之中則譬若醫者之治病焉夫一人之身一國之
象也胷腹之位猶官室也四肢之別猶郊境也骨節
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知治
身則能治國矣愛其民則所以安其國也惜其氣則
所以全其身也民散則國亡氣竭則身死是以至人

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醫之於無事之前不追於
既逝之後故人難養而易危氣難清而易濁能審其
威德所以保社稷割其嗜欲所以固氣血然後真一
存百病却焉虛邪之中人也猶夷狄之蘖芽其間或
生於陽得之風雨寒暑或生於陰得之飲食居處其
治病各有其道而張元素之用藥依準四時陰陽升
降而增損之此和夷之道也劉完素之用藥務在推
陳致新此征夷之策也我夫子豈不以治病之道治
夷狄乎和之以節宣征之以藥石固亦一道也不亦
宜乎和之有道和之如商湯之事葛而遺之以牛羊

則此之謂和也征之有道征之如魯侯之征戎而則
莫我敢承則此之謂征也然而有可戰之勢有可和
之時雖曰休兵而時勢有不然則不必交構於犬豕
之間雖曰禦侮而時勢有不利則不必耀武於狼望
之北固其審勢度時之如何哉愚生粗知止戈爲武
而欲試於尊俎者久矣今幸承明問何不熟數之於
前乎易不云乎容民畜衆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
可以得衆矣蓋和伐之策在於養民而民從之吉又
何咎矣先正先生有曰金幣之中薪膽存焉其和其
戰緩急可仗則何患撫禦之難乎是以勿可戰之時

東坡集卷二
而有可戰之勢則不可束手而聽穿鼻也勿可和之
勢而有可和之時則亦可修好而圖息肩也雖然和
與戰不可一以斷之也有曰耀德不觀兵則征之而
和之意寓焉有曰啗之以利則和之而戰之意存焉
嗚呼可戰可和各有其時而啗利耀德亦不度其勢
乎征之則出其境外是亦道也和之則協比其鄰是
亦謀也然則和戰之策如之何其可也傳曰以德行
仁者王斯言盡之矣請因此明問而條陳之蚩尤作
亂軒皇刻木爲龍而以定四方獫狁孔熾周宣織文
鳥章而至于太原一則以征不享一則以匡王國也

馬援征交趾得駱越而凱還光武之勝績也李靖破
突厥結花陣而取勝唐宗之盛烈也一則以之而中
興一則以之而創業此皆非征伐而興隆者乎天戈
遠揮狼虜來庭錄圖示讖長城築塞者周穆秦始之
於犬戎匈奴也孟珙奏功胡酋獻首理宗之於頑金
也不用忠言有事遠夷不憂內患先防外寇則荒服
之不至二世之促祿宜也所攻雖虜協謀者亦虜漁
人之利竟歸蒙古則宋室其不競矣此非征伐而衰
亡者乎狄人侵幽而盡心事大昆夷未駭而不殄厥
愠白登解圍公主之卓輦降澶淵戰敗兄弟之約聿

修不可以養人者害人不可以大小而計較則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作耗北邊害及齊民特書乞盟虜先請成則漢宋之和不至於大失此則和親而致治也撫羌胡之遺種而處以內地者晉武也要喃斯之餘醜而約以息兵者德宗也先之以趙良嗣繼之以李德裕金銀之幣而定叔姪之行者徽欽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幽八無防終至滋蔓難圖則五胡之亂孰作之耶豺狼之暴結以誓盟而墮於奸術自謂社稷福則劫盟之辱孰使之耶勤王四集戰士踊躍而百年天下竟毀於和之一字則孤囚異域自取

之也同是征伐而興衰之轍異同是和親而治亂之科殊此不過時之度不度勢之審不審故耳恭惟我國家南接島夷之徼北近野人之居宴饗之厚而往者感恩執贄之薄而來者不憚其梗化跳梁之患不足多辨矣大抵夷狄者天地間一種醜類也一以草卉為服舟楫為家出沒風濤含沙之毒常存一以豨豕為性逐獵為習成聚部落立馬之志未消則玉帛之交不宜施於頑悍之俗威揚之師不可涉於海島之險夫和與戰固不在彼之險易而在己之量力耳夫何挽近以來專以征伐為策則悉境之眾超距鎗

鼓有河上逍遙之戲務以和親爲謀則金貝絮繒有帑藏罄倒之竭此果樂天畏天者耶知己知彼者耶方今

聖明在上遐邇一視使扶桑戴日之民荒裔窮髮之地待之以畿甸舉一世咸囿於持載之中此誠春秋大一統之時也今我執事先生以征伐得中以和親得宜之意謀及於布韋者誠出於憫時之苦念矣愚生旣以先審取舍之說陳于前矣寧可不盡其矯揉之術乎然待夷之道豈在於以德行仁夫所謂德非止謂有救民於水火之誠心達德字說得來闊是自

已身上事做得來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來便是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則端本正始之道澄源疏流之功惟在於此矣豈非治夷之關鍵處耶顧今治夷之道能盡以德行仁則興師之勞殫帑之費夫何患乎篇將終矣矯揉之方雖在於德仁二字而仁之用行顧不在乎仁政之一原乎鄒傳曰王如施仁政於民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民之樂於効力莫不皆然而况治夷一策尤是國家撫綏之方廟堂禦侮之筭也倘不能柔能之有方則又何望於政之施乎若先生知以爲可則或達於 難續之下以

致行仁之治焉吁謹對

問兵謀師律云云

對於戲兵之成敗師之能否其惟謀與律乎洪範五事曰聰作謀陳敬瑄制曰往持戎律夫謀有精明之謀靜密之謀而幽於心者謀也律有關石之律典則之律而以糾正者律也行師用兵之要不取謀律而誰與之合哉故兵謀師律惟在將帥之器能而晉之三軍謀元帥良由是也周之右秉鉞左執律亦由是也怒如嚴霜喜如時雨無非律也而先編後伍之承彌縫者亦律也起於樽俎之間折衝千里之外莫非

謀也而以正合以奇勝者亦謀也然則井井之旗堂堂之陣孫子之律也授銅符之律王縉之律也建牙統衆劉洽之律也來帥熊羆四方作義翰父之謀也軍不可從中御淮南子之謀也左提右援范蠡之謀也其爲將者豈偶然也哉是故將帥者爲天之目而國命之所寄也我固有以制彼至於決機兩陣之間變化如神默運乎心術之微則固不可言而兵規指掌軍法盈懷奔濤之鋒刃燄火之旂旌無不合律天山之掛弓青海之傳箭無不合謀則斯可爲兵謀也亦可謂師律也噫今之將帥則不然多不自量其才

東谷集卷二
器又不知彼之短長率爾合戰卒然求勝猶聚卵以擊山驅羊以鬪虎欲期弭兵靖亂不亦難哉是知將材不易得也得其人則以之興邦而有餘失其人則以之保邦而不足故千鈞之弩其中否係乎數寸之機萬斛之舟其安危係乎數尺之柁三軍之士係乎一夫之將則千軍易得一將難求此之謂也兵謀則必如郤穀之敦詩書說禮樂祭遵之雅歌投壺不忘俎豆而後謀在其中矣師律則必如趙充國之從枕席上過師郭令公之料敵如神而後律亦中規矣誠能求文武之全材得仁智之良將委之以教訓之任

責之以干城之重則臨機而無變緣法而制筭闔捩變化之無竅進退坐作之有節無不以是謀以是律則其所以制敵而衛國者爲何如哉至若趙括讀兵而不知合變毋丘儉好謀而不達文欽勇而無筭何可以兵謀師律擬論哉愚嘗聞聰謀持律之論而研究者雅矣今幸承明問遂爲之說曰夫兵有緩者急者虛虛者實實者不一其畫則必待其謀而成師有器械嚴整士氣精明者不差其規則必待其律而定故李顯忠之用兵奇計百出先智後戰卒如所料遇大敵優遊甚暇者謀之預筭也楊廷秀之論將如是

而爲車如是而爲徒如是而爲鼓鐸鐃者律之素
定也由是推之兵而謀不畫則兵何以用乎師而律
不定則師何以行乎兵法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
如脫兔敵不及距此非兵謀之要乎牧誓曰稱爾戈
比爾干立爾矛此非師律之機乎至若折衝之寄符
玉帳而總金壇高壘深溝臥驚營而不動蛇營鳥陣
臨死地而無疑則曰奔走曰禦侮謀何以不利乎春
牝陣秋牡陣律何以不明乎惟我東軍制亦備而高
句麗置皂衣頭大兄掌機密謀政事徵發兵馬大輔
左輔右輔不違節次新羅置大幢將軍以綠紫白緋

隨其色別其形甲幢戟幢軍師幢不違高下則可謂
至矣用兵之道或謀而不決律而不整安危之機存
亡之要將暗而廢矣如欲使兵謀師律克遵其術則
如之何其可也經曰任官惟賢才斯言盡之矣請因
明問而條陳之兵謀師律聖人固不得已而用之則
兵不可易言而以謀以律者其術有自來矣見於三
王方策歷代簡書則執事旣云不可殫論矣愚生亦
不敢枚筆至若所慎者戰也而孔子曰好謀而成夫
軍旅之事非所以爲訓而又曰我戰則克此固以謀
成者也有爭者師也而易卦曰師出以律失律凶夫

興師之道尤其最險者而傳曰合義則善此固律以
出者也干戈行陣之事曾從家學賞于祖戮于社夏
啓誓師之辭靡不明備弓矢威揚之行思輯用光迺
褻饑于橐囊公劉蓄民之情甚微以戒孟子之喻戰
則曉告精切而倦倦於行仁而已矣荀卿之告君則
善爲談兵而申申乎附民之要矣此數者先聖先賢
著書立言而其本則夫子之謀師卦之律不越乎此
而夏之忠周之文孟之醇荀之擇亦有本者耶又有
大於此則其本孰有大於得人乎哉至於干戈始於
黃帝征不享之時則陣法之權輿而四門一首八八

或行孔明變爲生旺之八陣二耦四箱兩兩對偶李
靖因爲陰數之六花其隅落句連之形曲折相對之
狀與夫首尾相救之制皆是禦敵之要而臨時變體
固在乎心術則不載於諸子之書各自一家何足爲
怪其謀其律雖在於書變通之方實係乎將帥之良
否則勝敗之機固不可勝紀也或有先人奪人者或
有棄甲曳兵而走者難以屈指以言乎兵書以言乎
將略不過曰謀之善不善律之明不明如何身以我
國家之事言之恭惟

世祖大王神謀睿算出自宸衷兵要師貞參用諸書

兵將之說制勝之方悉合於是謀是律而雖天人三陣龍虎六韜之制蔑以加矣則重門擊柝而暴客之禦無憂矣萬里烽墩而狼烟之警何虞哉安民於裕席禦敵於金湯八域烟花蓋亦五百年於此矣新書一出教術二岐則

正廟二年戊戌綸音若曰 皇明之十二衛我東之三軍五衛互有長短龍蛇以從措置繁亂孫吳韜略束之高閣場操水操倣同兒戲蓋戚法出而古制壞矣由是觀之并用之不悖新舊之取舍不足多下矣騎射片箭我之長技身鏡用劍彼之所長也用此用

彼庶可相能而并取所長不亦可乎大抵為戰之道察其機括須要夷狄之情狀攷其版圖須知道路之險易斥堠間牒則伺其殆隙而攷險變其奇正而待敵布陣影設隱伏者此皆兵家之機務將帥之筭策而闕一於此未或不敗有能於是方可制勝而陳師鞠旅克壯其猷必如方叔整我六師緜翼不亂必如皇父而後兵謀之得失師律之吉凶固可筭定而魚麗鶴列不亦紊矣夫何挽近以來為將者不好武而腐儒曲士從而諛之曰兵寢者二帝三王之極功也天下以兵為諱以武為慙無所事兵而將無虎桓之

威卒有烏合之慮此誠可慮之機也談兵者靜言則設一策出一奇而遇敵則或輿尸而走鶴喚而驚此莫非無其人也爲今之道莫能察其道而救之耶苟能增重武事訪求將材待之異而養之人則捕蟬之令運鸞之術練習於無事之日而虜已在吾目中矣緩急之際亦何至於苾苾然以求將而求又不得哉今我執事先生欲使爲將者以戰以守無不如意馴致仁者無敵之效者誠出於敵愾之衷矣愚生旣以將帥器能之說陳于前矣寧可不盡其矯揉之術乎然兵謀之本只在於官惟賢之意乎有嚴有翼萬邦

爲憲伐獵之師也檀車桓桓駟驅彭彭周師鷹揚之帥也其難其慎任用之初其難之而不易惟和惟一任用之終其謹之而不忽則端本正始之道澄源疏流之功惟在於此矣顧今用兵行師之道苟能盡官惟賢之法則兵之不謀師之失律不必憂矣人材作興亦何難乎篇將終矣夏竭餘蘊矯正之方雖在於官惟賢而賢才之用顧不在養士之一原乎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今日之取將莫若以士之通敏沈雄者養之以久置之萬衆之上而至於邊境有事分閫而寄之臨軒而授鉞則兵謀之愈奇師律之以正

自合其規而又何患乎天下之無將也哉我執事若以爲可轉而聞之於黜纘之下以致官惟賢之治焉吁謹對

問養成人才云云

對於戲物必待養而成故蒙以養正以正則開發時便有作聖之功不正則有扞格而難成他日何由得資用之理乎不偏不倚之謂正而正之時義大矣哉箕範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指其皇極而言也鄒傳曰義者人之正路指其配義與道而言也朝廷正百官正董子之策也聞正言見正事實生之疏也以正

仲夏陽之盛也木從繩則正從諫之喻也此皆一於正而其用則雖殊其體則正而已是以物無不正而物之生也日月以運行之雷雨以鼓潤之胎粒穀種之生肖翹喙息之育皆以正養則况是萬物之中惟人最鉅者乎夫人才之養各隨其材而六藝之家五行之家農家者流兵家者流詞賦陰陽諸子等三十八種亦皆正以養之而裁之以正培之以正而成其材則國家之資用固不正乎以之而育之如中陵之菁莪高岡之梧桐以之而楨幹之屏翰之則此之所謂菑田自養植材自庇者也兼葭蒼蒼白露爲霜藁

葭之成材者而所懷者伊人也瞻彼淇澳綠竹如簟
綠竹之成材者而有斐者君子也此以物喻人而此
皆正人也夫道之大原出于天彌亘億萬歲不墜卷
之則藏于密放之則彌于六合萬殊一派而譬如河
之出於火敦腦兒騰乞撲里也其色熊熊其氣魂魄
其源如微星細月而已及夫過葱嶺注蒲昌爲徒駭
馬頰麥黃荻苗之派則桑欽水經所謂大川三百小
川三千誠有浩淼滲澗而不可端倪者皆濫觴於此
矣古之帝王有見於此囿天下於道德如天之無不
覆如地之無不載涵之育之昆虫草木無不得其養

摩之漸之鴻儒碩德無不成其材大用而大効小用
而小効則養之素而成其器有如是夫噫才之無小
無大而養之者不可無本末先後之道傳曰物有本
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其此之謂乎本之
道德以求其端次之功事文藝等百家以盡其末而
其末爲後其本爲先故養之而得其本則其體盛大
其用無窮小則川流大則敦化萬物并育而不相害
草木禽獸居之寶藏興焉貨財殖焉而無不被其澤
則所養者厚而然也養之之道如橐駝之養樹以能
順木之天以致其性則其本舒其培平其築密碩而

茂之密而蕃之者得其養也失其養則根拳土易木之性日以離矣吾聞養樹之說以得養才之術傳其事不亦宜乎所養之理得其時中則蒙昧之時先自養正故愚嘗研究乎易經者日月雅矣今幸拜明問之辱遂爲之說曰物得其養而成其材人得其養而資其用則養生之道體天神功而雨露霜雪莫非教化也夫櫟樟得之而就其千章之木蕙蘭得之而達其幽谷之香物皆然人有甚焉蓋才者需世之用也敏如蒲蘆蘊如珠玉養之則枝葉繁衍用之則光輝自發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至浩浩乎不可尙已此

謂本端而表正也是故養以其本則有德者溥如泉如而達之有藝者大鳴小鳴而聲之不以其本則千仞之鳳色斯舉矣長楸之駒足未展矣亦豈不養而致哉雖然先本後末則有德而有人矣外本內末則已欲達而人不達矣故上之人不誠無物其養之也以其道而養之因其材而成之則積之博厚發之高明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道焉而達之其知也其仁也其勇也德焉而達之簡而文溫而理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八德矣其人才之成否惟係於養之得失如何矣嗚呼木之蕃也根固則條暢水之行也源

東谷集 卷二
潔則流清道德譬則根也源也事功文藝譬則條也
流也欲其流之無濁者曷不先浚其源欲其條之無
曲者曷不培其根乎然則下之從上偃如風草速於
置郵道德之爲本不外乎養其才而成之則如之何
其可也傳曰致中和斯言盡之矣今請因明問而條
陳之巍巍乎唐虞之隆九德咸事郁郁乎三代之盛
多士思皇而人才則岳牧夔龍之徒相讓濟濟阿衡
召虎之臣厥聲赫赫其文則典謨盤誥其筆則蒼篆
史籀先後之而於斯爲盛後世莫及而所養則嘉言
罔伏羣匹率由其本既立其末亦備矣吏事則西京
之循良共治而戶有自占之弊武略則三國之雄材
交爭而民無息兵之日此固本亂而末治者未之有
也典午之筆法銀鉤鐵索只稱書雄仙李之文翰錦
心繡口徒尚浮華各得一藝既無全才千載以還誰
得其本哉天運循環宋德隆盛河南程氏倡于前瑞
日正中紫陽朱子繼之後教雨霈然有以接乎不傳
之緒斯道粲然復明於世者此係治教之効所養之
本也猗歟盛矣曷不休哉大抵人之於物同生而異
類得其所養而成之理言則一也雨露以涵育之教
化以導率之裁者培之而成其材則所以需用各隨

其器其道德也政事也將略也翰墨也無不就養以成無不成就而用一以通貫千古一以陶冶當世才之爲才固不難歟猗我

列聖朝以之而培養以之而教育英才輩出彬彬可觀而時則有廊廟之才干城之才方岳之才以至百執事皆任其材而養有素教有方人材作或於斯焉盛矣夫何挽近以來人才日以益下以言乎道德則未聞有藹藹之吉士政事則亦未聞方冊之布裂錦之聲韜鈴則未聞有赳赳之武夫文章則亦未聞篋篋之藝笙簧之典翰墨則冲霄之鸞鳳入雲之鴻鵠安

然無聞亦皆不及於古是誠愚生輩隱憂而浩歎者也豈或時運有所關而然歟人材有所隨而降歟豈其朝家之培養也或不以道人士之自處也亦不適用而莫之救耶苟能執事先生期欲使斯人日就月將道而立極政而譬辰韜鈴如龍虎文章如日月翰墨如蝌蚪各成其材而得其養者豈不美哉愚生旣以養正之理陳于前矣寧可不盡其矯揉之術乎然養才之本實在致中和三字夫所謂中和者胡雲峯所云存養省察之功也許東陽所謂推行積累之効也無所偏倚而不失其守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

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則端
本正始澄源疏流之功惟在於此矣豈非養人材之
關鍵乎顧今行教化需世用之道誠能盡致中和之
理則時運所係不必憂矣人才作興亦何難乎爲將
終矣夏竭餘蘊矯揉之方雖在於致中和而中和之
致不在乎明德一原乎新安陳氏曰盡己之性通貫
明徹無有不明處凡德之全體自無限量而况人才
者需世之表率也倘不能教養成就之有方則又何
望於此德之可明乎願執事不以人廢言轉聞于上
幸甚吁謹對

問牛有關於農政云云

對於戲牧天下其猶牧牛之道乎蓋角者吾知其爲
牛而牛者吾知其爲耕之具也柳宗元賦曰魁形巨
首牟然而鳴日耕百畝植乃禾黍利滿天下其有關
於農政大矣哉農非牛無以爲耕而牧牛有道降阿
飲池從其所適簞笠餼糧以順其性然後牛之生養
蕃息故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飯牛而牛肥繆公舉
而作相以餼牛之道牧民民無不被其澤而遂霸天
下牧天下之道其不猶牧牛乎噫龍蛇之蜿蜒虎狼
之馴伏尺蠖之屈伸螻蟻之赴援皆入於涵育中化

物而何關於農乎何係於耕乎然則牛之功不亦重乎周郊之良秬歲取禾十千而非斯牛則孰駕南畝之載魏稼之困廛取禾三百而非此牛則胡瞻爾庭之懸是知載芟載柞千耦之畊此皆牛之力也是任是負萬鍾之收此亦牛之功也是豈徒然哉嗚呼邱餘慶之夾竹牽牛有參於名畫之目爪哇國之跨象乘牛有係於蠶澆之風數楚之母牛魚腹之鍾牛周書之貢也牛生白澤文殊之祥也牛加之名官牛頭之解詔牛蹄之以合爲吉者皆以牛稱之顧不異於尋常羽毛鱗介之類耶是以有家國者莫不致重於牛而農爲天下之大本則農何以自農乎春省耕而待牛以耕之秋省斂而待牛而斂則服田力穡者不患稼穡不具而惟患牛之不具厥祈因隩者無患析野之未備而惟患牛之未備者不其然乎耕之者牛也具之者人也而人非牛鳥乎耕乎牛非人鳥乎興乎或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吾獨曰人用莫如牛也虞舜之疇若斯莫非虫也而牛也夏后之咸若亦莫非獸也而牛也耶養以其時順以其性則濕濕之耳矜矜之羣滿其色而蕃殖焉蘭株之尾陰虹之頭不假筮而來升焉則何患乎龍鱗之

原隰不開黃茂之嘉種不收乎曰牛羊茁壯長而已
夫子之言則斯可以財成天地位育天地也愚嘗慨
然於是者久矣適言曰九十之樽三十之物於用無
所不有而用於農者其盛矣乎陷泥感塊嘗在草野
則畝之縱橫者非牛而何也于耜舉趾俶載南畝則
服箱以走者非牛而誰耶噫使之蕃育家家牧養處
處畊稼無人不牧無人不耕或有街巷而成羣或有
谷量而數之則此壠爾界無不闢之野四田八區無
荒蕪之土擊壤之歌於是乎聞焉抃野之慶於是乎
興焉由是觀之捨牛而爲農者未之有也綿綿之庶

驛驛之達耕然後有綿綿者驛驛者役役之穠稼稼
之禾耕然後有役役者稼稼者然則農不違時固不
在於牛耶以厚其生亦不在於牛耶然而牛之爲牛
不在於牛而在於人之牧其牧之道放之豐草以安
其性則牛畜不待蕃殖而自蕃殖矣如欲使斯民務
本樂業務本之道固在於牧牛則如之何其可也記
曰孟春犧牲毋用牝斯言盡之矣今請因明問而條
陳之若夫上古文獻無徵吾不知已至若神農之世
斲木爲耒耜以利教人民豈無牛耕之理耶生物之
初穿牛絡馬天機之自然也耜之動耒之八駕牛以

耕明矣乎坤之爲卦也地以載物其象分析而牛之蹄亦象分析而牛亦重載則屬之坤也固矣稌之爲物也宜下濕而牛之性亦水而就濕故土爰稼甘而牛爲土畜則宜于稌也當矣以羊易牛不忍其死也山川不舍以物喻人也應聲遍拜臨居乞命都督之牛也不忘主恩流涕隨喪吉翰之牛也則若是乎旣靈且義矣相國不問死人而問啼牛隱逸取諸物而盡二牛者一則調和陰陽而職當憂者也一則取其勞逸而譬乎己者也衣絳繒而燒尾其非田單復城之謀乎歌白石而扣角其非寧戚要君之術乎大抵牛之爲物其於走獸亦類也而不特緊要於農政而其於祭天地之牛則其角繭栗享宗廟之牛則其角握尺無一不資於牛而以是而致敬以是而成禮則夫有國者固宜致重於斯也惟我列聖朝制民產也均田量田之議極而民食惟在稼穡則浚軫稼穡之艱難恒念耕牛之不足嚴立禁屠之法通行中外而內有憲府之職外有方伯之察發奸摘伏禁網不疎鍤金無宥則宜其愛物之澤財成之道以致渤海之帶牛佩犢劉訓之邀客賞牛而夫何挽近以來令焉而不行禁焉而不止市井之中鼓

東谷集卷二
刀不絕里閭之間穀醵相接至於農家有無牛之歎
貧民絕買牛之望春將省畊十千之耦何以服耕秋
以築圃萬億之庾何以服箱是知法之不行爲上者
庖有肥肉而不知察焉則禁防不嚴而然耶物有豐
嗇而然歟漢書食貨志曰武帝時縣官嘗自漁魚不
出後復與民魚乃曲夫陰陽之感物類之相應云爾
者非此之謂耶方今

聖明在上囿百姓於同胞育萬物於流形止擅賦蠲
徭役利其用而厚其生此誠無物不長之時也今執
事先生欲使斯民家家而有牛處處而耕田民有恒
業國享豐樂者誠出於憫時之苦念矣愚生旣以牧
天下之說槩陳于前矣寧可不盡矯揉之術乎然考
牧之本豈在於母用牝三字夫所謂母用者鄒夫子
所云無失其時者也朱豐城所謂適其物性者也則
資生輔相之道仁民愛物之功惟在於此矣豈非務
農之大關鍵耶顧今制民產育庶物之道苟能盡母
用牝之法則民庶之業不必憂矣安豐之樂亦何難
乎篇將圓矣復以一說尾之矯揉之方雖在於母用
牝而母用之道顧不在乎心之一原乎雲峯胡氏曰
擴充此心善推其所爲而已凡天下之物莫不皆然

東谷集卷二
而况是牛之於農其所係緊且重焉養以時而爾牲
具則何患乎農之不明而愛物之心不長乎愚生以
牛角橫書之流莫察牛毛精微之理果未知執事亦
可吾言否吁謹對

東谷集卷二

東谷集卷二

東谷 金在義 著

論

君道

當天下之大任立天下之大本善治天下者也夫治
有本焉有末焉循其末者則竭以知力而不足得其
本者則運以一心而有餘此后者克艱厥后所以形於
大禹之謨而欲爲君盡君道所以垂於孟子之訓也
歟今夫天生萬民必主以一人而任夫君之責君主
萬民必運以一心而盡夫君之道是故玉食萬方富

則富矣非其道則何以長守富耶錦衣九重貴則貴矣非其道則何以長守貴耶上焉而天命之難謀下焉而人心之難測非其道則不能應天而順人也仰焉而先業之當繼俯焉而後嗣之當傳非其道則不能光先而裕後也道在六經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後帝王之道行諸古者行諸今矣道在四書必宗師孔孟崇尚程朱而後聖賢之道見諸言者見諸行矣由是而格其物致其知以明吾道由是而誠其意正其心以實吾道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養吾道於靜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察吾道於動也天行健也吾

何爲而不強地勢坤也吾何爲而不厚一日二日可樂也而日有萬機焉匹夫匹婦可忽也而一能勝予焉道無往而不在君無往而不盡則其本立矣其本既立而未必隨之譬之水焉濬其源而流自長譬之木焉培其根而葉自茂豈容以知刃屑屑乎其間也苟爲無本則挾虛名以自大擁虛器以自尊志意墮於因循事功隳於叢脞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焉然則爲人君者其可外本而內末乎以是知大禹之謨孟子之訓真萬世人君之藥石也

堯舜

知天之所以爲天則知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蓋天運
泰而品物亨聖人作而萬物睹皆有道存焉耳堯舜
所以爲萬世法亦盡是道而已豈有甚高難行之事
哉今夫大哉帝堯蕩蕩乎難名君哉帝舜巍巍乎難
及堯舜何爲而能此哉於乎千聖一心萬古一道同
此心則同此道矣是故君道莫大於仁知而其仁如
天其德好生同一仁也其知如神其知好察同一知
也初不暇乎修爲君道莫先於勤儉而兢兢行道業
業致孝同一勤也抵璧於山投珠於谷同一儉也亦
無事乎勉強君道以敬天爲本而四時之定七政之
齊皆所以治曆而明時其同一敬天乎君道以用賢
爲尚而四岳之咨九官之命皆所以修政而立事其
同一用賢乎衢室之問總章之訪求道同也精一之
中欽敬之訓傳道同也心無往而非道道無往而不
同所謂相授受者守一道此也所謂繼治世者其道
同此也抑斯道也不以堯舜而有不以後人而無循
之則治悖之則亂失之則亡此堯舜所以爲萬世法
乎此人皆可以爲堯舜乎若夫內多慾而外施仁義
者安足以語此耶

禹湯文武

東谷集卷三
論聖人之事則異原聖人之道則同蓋聖人因時以制事而事之異者時之異也聖人修身以體道而道之同者心之同也知此則可以論三王矣請條陳之禹之繼舜得天下於揖遜湯之於桀定天下於征伐二者若不同矣殊不知舜之予不肖而曆數之傳不可以不擇也桀之政不道而遏亂之師不可以不興也禹湯豈用心於其間哉文王事紂棄天下於不取武王伐紂取天下於不疑二者若不同矣殊不知紂之惡未極而爲臣之節不可以不守也紂之罪貫盈而生民之難不可以不救也文武二王豈容心於其

間哉故唐虞之時泰和之氣像也禹啓之時亨通之嘉會也夏商之末造其天時肅殺之秋乎湯武適當其時革命之舉不容不順乎天而應乎人矣何則天之道生於春長於夏肅殺於秋而謂肅殺非天之道不可也聖人之道揖遜於唐虞家傳於夏禹放伐於商周而謂放伐非聖人之道亦不可也天與聖人與時偕行而已觀四時則知天觀天則知聖人而况道者又天下古今之所共由帝王心法之所共傳者也有不同乎哉禹之執中執此道也則左焉準繩右焉規矩爲可知湯之建中建此道也則以義制事以禮

制心爲可見文王修德而憂勤於望道之時則無然
畔援無然歆羨也武王建極而虚心於訪道之日則
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也夫帝王之治本於道帝王之
道本於心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自此之
外若帝啓之敬承太甲之悔過祇懼如太戊而恭默
思道者高宗也緝熙如成康而側身修行者宣王也
功則光於先人業則垂於後裔後有作者不可及也
然則爲人君者有志於帝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
志於帝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學何以
哉故曰人君以論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

春秋戰國君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則知聖人封建之大法質爾人
民謹爾侯度則知聖人封建之大本蓋聖人公天下
以爲心而非爲一己之私者也則其封建之設豈偶
然哉自昔生民之初爪者剛力者快兩貴不能以相
事兩賤不能以相使故合一國而聽於諸侯諸侯不能
以統諸侯也故相率而聽命於方伯連帥方伯連帥
不能以統方伯連帥也故相率而聽命於一人時則爲
之天子者慶賞刑威得以自制禮樂征伐得以自專
則知者效其謀而勇者效其力矣爲之諸侯者朝聘

燕享各有其時慶吊凶荒各有其禮則強不凌其弱而衆不暴其寡矣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根本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此三代聖人之良法也自平王東遷而後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繡葛一戰首足倒懸則王綱解紐而世已降爲春秋矣自威王失馭而禮樂征伐得專於諸侯晉侯一命冠屨倒懸則王法掃地而世已釐爲戰國矣斯時也東澤束蒲西道茂草其所以懷西歸之好音者誰歟北方可圖南風日競其所以畏簡書

之大義者誰歟時則有若五霸桓文爲威託天子以爲尊倚王室以爲重大蒐示禮伐原示信正名而定分也救衛以仁責楚以義扶弱而抑強也至於葵邱之會威加諸侯名震四海天子致胙王人下臨環以旌靡崇以壇墠幕張燎舉有司啓期駢圭交鳥抑首就位弁冕秩秩穆然無聲於是桓公降階庭巡下拜王命興俯跪起之容翼如也環珮衝牙之音鏘如也降寵榮光焜耀在列申以五命之嚴永以載書之信明約顯命若決河漢而轟雷霆區區曹許之君出於鼠壤蟻封之中驟見曠古駭俗之偉觀目眩氣奪莫

敢仰視惟平日跋扈倔強不受控御如晉侯者膏車秣馬恐干後至之誅此其功名震越光耀赫然爲五伯首豈不偉歟惜其局量偏淺規模狹隘挾天子以令諸侯而所以尊天子者何存攘諸侯以伐諸侯而所謂獎王室者何在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知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則所謂禮所謂信所謂仁義所謂盟誓者特假之而已此仲尼之徒所以無道桓文之事者而孟子深斥之以爲得罪於三王也雖然封建非能弱周周自弱矣使平王能復父之讎則勤王之師諸侯畢會天下必無春秋矣使威王能正晉之罪則興王之師諸侯控聽天下必無戰國矣吾夫子修春秋朱子作綱目而必托始於此者豈無意乎噫向微二夫子則三綱淪九法斁而亂臣賊子常接踵於後矣

秦楚君

天下之事有可畏之勢者易圖無可畏之勢者難見易圖者亦易應難見者亦難支故明知之君不畏乎方張之敵國而浚畏夫未見其隙之民心蓋民心之搖慘於敵國之變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後之人君狃於民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見

於天下吾於秦楚見之矣昔秦之興也始皇奮累世之業振長策而吞二周履至尊而并六國自以爲德兼三王功過五帝可以傳及萬世而無虞也然焚書坑儒而愚其民入海求仙而長其生頭會箕斂而征役之太繁也銷鋒鑄鏑而武備之盡弛也兼以巡幸無度變法難行曾謂保天下者如是乎楚之興也項羽起隴畝之中率諸侯而破秦兵裂土地而封王侯自以謂力能拔山氣能蓋世可以橫行天下而無患也然矯殺豪傑以濟其私詐坑降卒以恣其暴燒秦宮室而天理之不容也弑楚義帝而王法之不赦也

兼以爲政不平失約不信曾謂取天下者如是乎夫詳於禁者則有法外之遺奸工於謀者則有術中之隱禍故秦以鞭笞之威定天下氣之銳也仁義不施如人心何函谷一呼舉秦如毛秦棄天下也非天下棄秦也楚以叱咤之威制天下氣之雄也勇力是恃如人心何垓下一敗拾楚如芥楚亡天下也非天下亡楚也大抵莫強於人心而可以仁結可以誠感可以德化可以義動也莫柔於人心而不可以威劫不可以術計不可以法持不可以利奪也智可以來天下而不可以留天下力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有天

下有天下者忘天下者也若秦楚之君百戰而有天下凡可以制民之死命者無不過爲而強舉之心亦忍矣嗟呼好生惡殺人心所同民之所以歸我者求以生我耶求以殺我耶相率而歸之從而殺之何苦歸之以求殺哉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其切於救民之心也其切於救民之心也

兩漢君

定天下有初業之規治天下有守成之法蓋善創業者必使其守之易善守成者必知其初之難非天下之至聖固不足以初業非天下之至仁又安足而守

成哉今夫莫爲於前雖美不彰莫繼於後雖盛不傳昔者高祖初西漢世祖創東漢傳世二十四歷年四百餘其美之有彰盛之有傳者歟何則秦以虎狼之威而吞周天下之所共憤者也高祖起豐沛而收拾之寬仁大度人服其量好謀能聽人服其聰知人善任人服其明此三者得天下之本也而高祖實出於天資故其所爲多與先王暗合焉如約法三章而順民心過魯一祀而崇聖道命其官以事上帝養其民以致賢人與夫屈三傑之策高四皓之名而規模宏遠矣惜其詩書不事而制多襲秦則治具豈能畢張

莽以豺狼之心篡漢天下之所共誅者也世祖起春
陵而恢復之璽戰昆陽人服其武司隸入洛人服其
度持節渡河人服其德此三者與天下之本也而世
祖實出於奮發而其所爲自與常人大異焉如延攬
英雄而戒紛擾總攬權綱而務沉靜開學校而修禮
文閉玉關以謝西域與夫褒卓茂之賢高嚴光之節
而法度彰明矣惜其三公不任而事歸臺閣則中興
豈能盡善耶夫高祖世祖皆一代創業之君也使其
守者非其人焉則天下暫得而遽失人心暫合而遽
離矣其能傳之於永久乎是故孝惠內修親親外禮

宰相開言路而納叔孫之言廣文學而除挾書之律
當時君臣拱手而天下晏然可謂寬仁之主至於綱
常之理或有未盡者此則呂后之罪不可辭矣孝文
躬修玄默專務德化絕游畋而却千里之馬罷露臺
而省白金之費當時上下成俗而海內殷富可謂恭
儉之主至於禮文之事謙讓未遑者此則賈誼之責
不能免矣孝景遵守成業蠲民租減笞法庾廩府庫
朽不可校其移風易俗何如也然刻薄任數詐力御
下而背理傷道之事頗多向微節儉一事則治亦不
足稱矣孝武表章六經舉俊茂興太學號令文章煥

然可述其雄材大略何如也然竊奢極靡好大喜功而勞民傷財之事甚衆向微輪臺一詔則國亦幾於危矣昭帝年在童稚而知霍光之忠辨上官之詐何其至明也一時善政舉用賢良諮詢民瘼而益鐵權酷之事悉從議罷則匈奴和親百姓充實宜矣惜天嗇其年而使成康之治不復見焉宣帝起自閭閻而知小民之艱窮萬機之務何其勵精也一時美政信賞必罰綜核名實而文學法理之事咸精其能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宜矣惜治雜於伯而使文景之治不復興焉孝元優遊不斷孝成荒淫無度而國脉如

綫孝哀剛復不明孝平幼弱不振而國祚遂移矣孝明天資聰察興禮樂而崇儒術斷刑獄而明法令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而又體之以恭儉濟之以謙抑信乎其聰矣而提曳近臣斥辱公卿則所謂君人之度量果何有乎孝章天性寬厚理冤獄而罷遠征進柔良而退奸猾家庭崇孝友之風治國糾擅殺之罪而又文之以禮樂體之以忠恕信乎其寬矣而寵任貴戚動搖國本則所謂君人之剛健果何有乎孝和雖奮威獨斷而權歸宦者雖君子滿朝而莫救也孝殤踐祚而僅得百日國欲不亂得乎孝

東谷集卷三
安雖稱尊享御而權歸鄧閻雖災異彌天而莫悟也
孝順寵邪而烹封列侯國欲不危得乎孝冲孝質俱
以幼冲而遂遭廢弑孝桓孝靈俱以昏虐而壞紀綱
至於考獻則千里之草乘時蔓延二袁之凶從以召
難曹氏因之篡漢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
覆生民塗炭抑可爲於邑也已抑又論之當先漢之
將亡天下稱乂安四夷猶賓服其所以亂者特在朝
廷耳故雖鼎祚內移而民有謳吟之思及後漢之將
亡也盜賊滿天下流毒延四海夫命人心百無一存
蓋通天地之間而閉塞者也故使聖哲之君尙功馳

驚不足而况昏庸之主哉歷觀兩漢之世其在西漢
自高祖而下有文有武有宣其在東漢自光武而下
有明有章其餘無稱焉河汾王通以七制斷之善矣
或曰就七制論之若高帝之創業光武之中興萬世
無容喙也其略有優劣乎曰其大體無優劣也若其
節目則如高帝明於知人而料事不如光武不免有
平城之圍光武熟於料事而知人不如高帝不免有
龐萌之失高帝盡功臣之才而不全其身光武全功
臣之身而不盡其才高帝才不及諸將而氣以蓋之
光武材過於諸將而氣以柔之特其一二節之差殊

耳若夫高帝不知尊太公溺愛戚姬欲易太子光武廢東海王而黜郭后其於修身齊家之道皆不能無嫌焉或又曰高帝之後有宣帝光武之後有明帝是四君者其寬嚴之相反適相似也其亦有優劣乎曰文帝有王者規模故欲用賈誼又命諸儒刊經作玉制終成富庶之風宣帝有雜霸規模故族霍光殺趙蓋楊韓實啓刑名之慘二者固不同矣若明帝聰明過察而施剛於嬖友之世不免鍾離意之譏章帝寬大長者而施柔於弗友之人愈滋竇憲之橫其戾於剛柔則一耳或又曰以宣帝而視文帝則固有優劣

矣而武亦合德於宣者也比而言之可乎曰武帝所爲去秦皇不遠末年有悔禍之心宣帝所爲去周宣不遠末年多兆禍之事宣帝苟不爾不特優於武帝而已或曰明章之互有得失固矣若先漢之有文景亦猶後漢明章之相繼也參景以論章可乎曰文帝之後有景帝寬仁少衰明帝之後有章帝苛刻少弛自始觀之若有殊耳然景過於薄卒以來吳楚章過於厚不能戢外戚之暴其爲害則一而已反復兩漢之世大抵仁義公恕役簡刑清如七制之盛者兩漢之所以興也母后擅權宦戚用事如七制以下者兩

漢之所以亡也

三國君

春秋作而正統之義立綱目修而正統之論定蓋正統有關於天下也大矣義不立則割據僭竊或得而干之論不定則偏見異說或得而亂之此春秋之作綱目之修皆所以扶綱常植名分爲世道計也粵自三國鼎峙四方幅裂志於功名者徒知成敗而不知逆順事乎奔競者徒知有吳魏而不知有昭烈則正統不明於天下也久矣今考昭烈之爲君也寬仁大度屈體羣豪宛乎高祖之風摧沮勁敵因敗爲功偉

乎英雄之器雖勢孤力弱而志節愈勵雖顛沛流離而信義愈明遂能奄有巴蜀臨君一隅其視曹馬輩欺孤弱寡孤媚以取人家國者曾犬彘之不若也况又出自中山王勝之後而輔以孔明王佐之才以之紹漢正統名正言順夫復何疑此則朱子之獨見有以正千古之謬而垂萬世之法也若夫魏之曹丕襲老瞞之緒雅好文學講論經理似可取矣然挾詐懷奸不興漢而甘心於篡漢顧乃妄比舜禹以欺世是乃天下之賊而王法之所必誅者也繼以後嗣昏亂而身殞於賊則天之報昭乎其甚明矣吳之孫權承

其父兄之烈屈身忍辱任計尙功似可嘉矣然見利忘義不能討賊而甘心於助賊顧乃襲殺關羽以拒蜀是亦天下之賊而天討之所不赦者也繼以後嗣殘酷而面縛於人則天之報信乎其不爽矣論而知時則知紹漢之正統者蜀也竊漢之正統者吳與魏也然以昭烈之明孔明之才君臣同德魚水相歡而卒不能興復漢室者何哉譬之人焉家道陵夷生業蕭索豪奴悍僕或竊處於外而其家之故子遺孫伶仃飄泊其氣奄奄殆盡方且區區在外收拾寸土以爲興復計亦云難矣於乎民心思漢以王郎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以孔明留之而不能向使昭烈有年孔明不死則漢祚猶未可量也彼以成敗論人以正統與魏在司馬公且然而况於陳壽乎以是知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朱子有功於世道大矣

兩晉君

尙論一代之風俗當論一代之人君蓋風俗國家之本而人君又風俗之本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然則人君之好尙可不謹乎粵自武帝之興晉也承魏驕奢存心儉約聽納讜言雖直而見容擢用賢士雖仇而不棄遂能席卷全吳混一寰宇于時夷奉

其法而上恬下嬉民樂其業而家給人足庶幾有人
君之量矣曾不幾年紀綱板蕩宗廟丘墟載在史冊
取笑天下者何也蓋自古有天下之君未有無其功
德於民而能享國長久者跡帝之欺孤弱寡帝之居
安忘危兼以荒湛酒色保養奸回罪積數世而功德
不及於民欲保邦久長得乎加以惠帝之昏愚繼以
懷愍之幼弱譬之重寶委之通衢無人守護安得不
亡且禍生於閭闔成於宗室戎狄剖裂於中原衣冠
淪沒於左衽識者謂晉篡魏立殺人之父人亦殺其
父殺人之子人亦殺其子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天

道好還詎不信乎元帝本牛氏之子冒典午之裔遜
去江表士民歸心一時輔佐之臣王導有克復神州
之功祖逖有誓清中原之志惜帝恭儉有餘而明斷
不足自是君臣宴安江左坐失事機大業未振而內
難已作矣明帝天資英武而天不永其年成帝天性
簡約而才不稱其德康帝穆帝政在房闈哀帝廢帝
政在奸雄文帝特赧獻之輩而武帝則荒湛於酒也
安帝亦懷惠之流而恭帝則徒擁虛器也劉裕起而
晉遂亡矣抑又論之風俗易以移人也古之爲治者
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所謂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

之以禮是也今觀之晉朝寡純德之人鄉乏矜式之老風俗淫僻時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無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達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累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禮法政刑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師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故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睹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欲不亂亡其可得乎治天下以正風俗爲本則先儒之論殆爲有見也

六朝君

自光岳之氣分而天下無善治自堯舜之世遠而天下無全德時至六朝此何時邪君不君臣不臣三綱淪而九法斁矣至於僭竊之舉一則曰禪位二則曰受禪是何堯舜之多耶今攷其實皆羿浞莽溫之流而求其名乃高出三代兩漢之上吾誰欺欺天乎此又可以驗世變之益衰人心之益薄矣粵自兩晉鼎

移五胡雲擾繼晉者宋也高祖內修於政外克於敵孰不以爲美談然身犯大逆乃天理之所不容者也雖有微勞何足稱乎少帝稟可羨之資而遊神無度文帝致可美之政而武斷不足延及順帝而宋遂亡矣繼宋者齊也高帝博學於文持身於儉孰不以爲盛節然身犯大逆乃王法之所不赦者也雖有小善何足取乎武帝留心於政事而頗好華靡明帝溺情於術數而肆爲殺戮延及和帝而齊遂亡矣繼齊者非梁乎武帝隆寒不忘筆硯盛暑不廢衣冠似爲務恭儉者然紀綱不立而舍身於佛家則亡國之禍不

待侯景至而已兆於此矣簡文聰慧而死於賊臣之手元帝殘忍而降於夷狄之君延及敬帝而梁安得不亡乎繼梁者非陳乎高帝常膳不過數品後宮不飾金玉似爲崇節儉者然法度不修而甘心於佛教則亡國之禍不待韓擒虎來而已萌於此矣文帝恭勤而值夫離亂之時臨海幼弱而乏乎君人之度延及後主而陳安得不亡也若夫隋文帝之於周室非有元功厚德素洽於人直以天元暴崩嗣君幼弱姦臣矯命僥倖得之然明敏儉約勤於政治隨才任官信賞必罰故能取江甯三百年之國易於反掌使天

東晉書卷之三
下復爲一統百姓繁庶衣食豐衍突厥韎鞞林邑高
昌女國之屬莫不稽顙稱臣奉珍入貢雖兩漢全盛
之時莫能過也向使後嗣僅得中材之主以守之十
世之內未易亡也煬帝以悖逆詐謀坐承富強之業
心驕氣溢慨然慕秦皇漢武之爲人竊奢極欲兵連
四夷政煩賦重盜賊蜂起尚猶巡遊不息以樂滔憂
惡聞直言喜自壅蔽噫率是道也雖禹湯文武之子
孫未或不亡况隋無積善之基乎大抵楊堅得國之
初旣廢其君又滅其族使宇文氏灰飛烟滅蕩無遺
燼滅國之禍未有若是其烈者楊廣當父病革淫烝

父妾行甘禽獸曾不旋踵殺父弑兄禍幽不測逾年
之後一日殺其猶子者七人屠戮之慘亦略相報晚
年身死人手至猶床簀以裹尸受禍之烈亦前代罕
有語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則隋祚之不長未爲不
幸也

唐君

有典有則以貽子孫則禹以之興夏貽厥孫謨以燕
翼子則武以之啓周愚觀之唐其得國雖接乎正統
而其爲治不免乎雜夷抑何故耶蓋祖宗創業如水
之有源木之有根也子孫守業如水之有流木之有

東坡集卷三
枝也源之潔者流必清根之固者枝必盛而唐世之
人主皆有昧乎此此治之所以雜夷也歟請條陳之
高祖承亡隋之弊舉晉陽之兵席卷長驅奄有關陝
命將出師掃除亂略其成功何速也惜其舉事之初
設詐囚衆殺人利己甚至昵裴寂而受宮女聽文靜
而臣突厥以此貽謨果帝王之典則乎太宗稟聰明
之性抱文武之才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
幾成康其功德何隆也惜其蒞政之始矯情干譽好
大喜功甚至劫父臣虜以起兵殺兄及弟以得國以
此垂訓果帝王之家法乎高宗咨訪民瘼尊禮宰輔

故永徽之政彷彿貞觀率是道也豈不爲守國之令
主乎奈何溺意宴安甘心犬彘一朝權歸女主邦家
罹禍難中宗下愚不移而縱其妻之淫睿宗明斷不
足而釀其妹之惡向非狄仁傑輩則國其可以復存
乎玄宗肅靖內難勵精政事故開元之治號稱太平
率是道也豈不爲撥亂之賢君子奈何尊寵妖艷保
養奸回一朝兵起羯胡而乘輿播越矣肅宗狃於姑
息而無經遠之謀代宗安於委靡而無君人之度向
非郭子儀輩則國其可以復休乎德宗有平定天下
之志而猜忌刻薄故不能成其功順宗不幸嬰疾奸

東坡集卷三
枝也源之潔者流必清根之固者枝必盛而唐世之
人主皆有昧乎此此治之所以雜夷也歟請條陳之
高祖承亡隋之弊舉晉陽之兵席卷長驅奄有關陝
命將出師掃除亂略其成功何速也惜其舉事之初
設詐囚衆殺人利己甚至昵裴寂而受宮女聽文靜
而臣突厥以此貽謨果帝王之典則乎太宗稟聰明
之性抱文武之才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
幾成康其功德何隆也惜其莅政之始矯情干譽好
大喜功甚至劫父臣虜以起兵殺兄及弟以得國以
此垂訓果帝王之家法乎高宗咨訪民瘼尊禮宰輔

故永徽之政彷彿貞觀率是道也豈不爲守國之令
主乎奈何溺意宴安甘心犬彘一朝權歸女主邦家
罹禍難中宗下愚不移而縱其妻之淫睿宗明斷不
足而釀其妹之惡向非狄仁傑輩則國其可以復存
乎玄宗肅靖內難勵精政事故開元之治號稱太平
率是道也豈不爲撥亂之賢君乎奈何尊寵妖艷保
養奸回一朝兵起羯胡而乘輿播越矣肅宗狃於姑
息而無經遠之謀代宗安於委靡而無君人之度向
非郭子儀輩則國其可以復存乎德宗有平定天下
之志而猜忌刻薄故不能成其功順宗不幸嬰疾奸

邪肆志矣憲宗有平定天下之功而罷邪奸佞故不能終其大業穆宗不恤國事而河朔再失矣敬宗遊戲無度文宗優遊不斷而英敏如武宗者則享國日淺也宣宗殘忍不仁懿宗淫樂不變而昏庸如僖宗者則禍亂相仍也昭宗嗣位天祿已去人心已離盜賊遍於寰區蓬蒿塞於城闕漂泊幽辱寄命諸侯當是之時雖欲求安其將能乎大抵唐有天下歷二十君為予所逼奪者三焉為婦所乘者三焉為賊所篡者五焉為妻所弑者一焉為宦官所立者九焉為其所廢者一焉為方士所敗者七焉為強臣所弑者二

焉不為小人所惑者僅得一二而無全德者矣其治效亦亞於兩漢而賢君如其鮮何也昔三代之君莫不修身齊家以定天下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內難逼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始也納君之妾其後納父之妾者有之始也亂弟之婦其後亂子之婦者有之此其閨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其治安之久者不過數十年或變生於內或亂作於外未有內外無患承平百年者陵夷而有五代之風則高祖太宗不得辭其責矣

五代君

知國祚之修短則知天命之廢興蓋天人相與之際甚不可誣也歷觀五代其得國也不正其享國也不永其治國也不相上下而彼善於此者倖有一二君差可人意豈非人心厭亂而將有所待耶今夫五代之時果何時也起自梁之丁卯訖於周之己未正如中夜晦冥孤山竊谷鼯鼠鴟鴞狐狸鬼魅何物而不有哉故有以盜賊君天下者梁朱溫是也有以夷人而君天下者後唐存勗諸君是也有以黷卒而君天下者周郭威是也有以養子而君天下者唐明宗與潞王周世宗是也其變之大者則同姓宗盟之嗣斃

於刀鋸互相殺戮而不恤盜賊夷人之裔養爲己子使紹大統而不顧中國之君人臣所當委質而效忠者則畔逆篡弒甘受首惡之名夷狄之主中國所當征討而拒絕者則稱尊上疏極爲卑諂之態首足倒懸冠履倒置三綱旣淪九法亦斃自有書契以來其禍敗之速滅亡之酷未有甚於斯者此蓋否之窮剝之盡困之甚物之極而將返焉所可稱者其惟唐之明宗周之世宗乎是故崇節義選文學務節儉廣仁義遠女色抑佞人昔人所謂明宗美善頗多者是也治律曆明典禮審法令修政事收賢才養百姓昔人

東谷集卷三
所謂世宗留心邦本者是也二君者揆之大道則有未聞校之五代則有可取然皆大功未就中道而殂盖太平之業天將啓聖人而授之非人謀之所及也

宋若

尚論宋室之君仁有餘而義不足也盖仁義得天下之本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堯之所以帝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周之所以王今觀宋室之君有餘於仁而天命人心之攸歸不足於義而武功國勢之微弱故論宋於三代之下則有可取而論宋於三代之上亦有可議歟昔宋太祖起介冑之中踐九五

之位削平僭亂而解藩鎮之權擢用儒臣而委邦國之事仁民而愛物薄斂而省刑盖其天資仁厚者以爲之本也惜幽燕之地未復而貽中原之憂焉太宗篤前人之烈成未集之功并包四海而發華夏之威混一六合而震旃裘之心敬天而順人求賢而納諫盖其天資仁恕者以爲之基也惜金匱之盟終渝而致後世之議焉真宗守已成之治政從簡易故偃武修文潤色乎祖業不啻日月之昭臨而海宇皆仰望也奈何以信讒言而斥寇準君臣之好不終焉仁宗撫盈成之運政尚寬平故浚仁厚澤浹洽乎人心不

東谷集卷三
雷雨之沾濡而品類皆發榮也奈何以無寵而廢
郭后夫婦之倫不正焉英宗之優禮宰輔克孝克敬
可與有爲矣而司命者有以畜之天位未終亦可歎
也神宗之勵精政事克儉克勤可謂有志矣而執政
者有以誤之大功未就亦可惜也哲宗以幼冲踐阼
宣仁以母后臨朝元祐之前正人在位而朝野肅清
天下之所以治也紹聖之後小人得志而夷狄侵侮
天下之所以亂也徽宗欽宗聰明機巧非若晉惠之
愚孫皓之暴亦無曹馬之篡特以疎斥正人狎昵姦
佞六賊可誅而不誅李綱宗澤當任而不任致萬乘

於俘因覆九廟於劫燼犬羊腥穢於中原父子委身
於絕漠自古亡國未有若此之甚者也高宗有撥亂
之志而無剛武以濟之故匿怨忘親終於播遷而已
孝宗有撥亂之才而無賢臣以輔之故休兵息民終
於講和而已光宗之聞望殆有可觀者而拘於妬悍
之后忍心害理孝道虧矣寧宗之恭儉殆有可取者
而制於跋扈之臣玩兵召寇國勢危矣理宗崇尚道
學孰不以爲羨談而大政皆出於史彌遠貪地棄盟
則我有可乘之釁度宗臨幸太學孰不以爲盛節而
大權皆總於賈似道喪師辱國則賊有取勝之機時

東坡全集卷三
至恭帝兵連禍結主少國疑我之弱如一髮之引千
鈞敵之強如秦山之壓鳥卵端宗帝昷天祿已去人
心已離建空名於六服之上耳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大抵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則人之所以參三才者此仁義也所
以宰萬物者此仁義也而况爲人君者爲天地立心
爲生民立命其可倚於一偏而無兼全之體乎故論
宋之所以爲宋者以其有餘於仁論宋之所以止於
宋者以其不足於義夫宋且然而况假仁義以濟己
私者其能久乎

元君

君子之於夷狄責之不可以不嚴待之不可以不恕
夫華夷之判久矣以中國而治夷狄然且不脣况以
夷狄而治中國乎責之嚴則人知夷狄之可賤待之
恕則人知事物之可取此蓋關天地氣運之盛衰中
國夷狄之消長而可輕議之哉粵稽有元之開國肇
自朔漠以興兵乃若世祖者曲焉奮累世之勳造一
統之業內相許文正輩謨謀於廟堂外將張弘範等
攻略乎城邑建國號而定朝儀行鈔法而正律曆立
綱陳紀偉乎其可觀制禮作樂煥乎其可述兼以天

性之仁孝加以德量之寬弘自古夷狄之盛未之有也成宗晏然而無爲善於守成武宗毅然而有爲務於夏變恭儉如仁宗而敬天勤民崇儒重道者爲可徵剛明如英宗而彰善彈惡信賞必罰者爲可見泰定以下姑置勿論則數君者殆與中國相後先斯亦賢也已矣豈不有可取哉然而君子必責之必賤之者蓋其僭逆相踵三綱五常皆蕩然矣何則父死而子烝其妾君殂而后適其臣十世之間九十年之內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而又重之以大德不君泰定不臣天曆不弟腥氣燻天汚流漲地中國之

境土盡爲朔漠中國之人民盡爲犬羊中國之冠弁盡爲被髮中國之衣裳盡爲左袵兼之條格不常而奸弊易生賄賂公行而名器可假祭祀煩瀆惟以邀福服舍僭踰不爲品節尊胡僧而信其術抑漢人而小其用惡在其爲治也降及後嗣宴安日久思慮益荒宰相擅權憲臺報怨強藩跋扈貴戚宣淫工役不息飢饉荐臻有司毒虐而莫之禁百姓離散而莫之知雖欲不亡不可得也已况胡虜無百年之運哉大抵中國內也夷狄外也貴華賤夷而嚴一字之春秋固有自於聖人則用夏變夷而立萬世之常道不有

待於我 聖祖哉嗚呼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浚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是皆天命之當然而非人謀之所能爲也

國朝

列聖

天造草昧拯溺亨屯而定天下者不可以無法世際文明出震繼禹而治天下者不可以無守蓋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也仰惟我 國家 祖宗建不拔之基而

列聖衍無疆之休者端有在於是乎粵自胡元制治

三綱旣淪九法亦斁中國危矣我

太祖高皇帝起自淮甸而平定之除殘去暴闢乾坤於再造用夏變夷掃宇宙於重清乃遂建都於南而大經大法所由立焉損益制度而儀文備修明綱常而教化行雷厲風烈而天下皆聽其驅使也于時雨暘時若海岳效靈而致皇天之降監非幸也固宜也建文繼世仁柔有餘而剛武不足內難作矣我

太宗文皇帝起自潛邸而肅靖之勤禍定亂舉王綱於旣墜扶顛濟危合人心於已離乃復建都於北而善政善教所由施焉表章六經而理學明征伐四夷

而國勢從振乾旋坤轉而天下皆當其運動也于時
蠻夷率服海宇奠安而得萬國之歡心非幸也亦宜
也自是以來

仁宗昭皇帝勵精政事推誠任人 宣宗章皇帝輯

寧邦家重熙累洽 英宗睿皇帝剛明獨斷奮發有

爲 憲宗純皇帝寬裕能容神武不殺其創業之良

規守成之要道皆出於尋常萬萬矣書曰有典有則

貽厥子孫其我 祖宗之謂乎大抵有一代之興必

有一代之治則制治於前日者 祖宗也保治於今

日者 神孫也 聖天子知其翊之之難而不敢忽

守之之易豈非生民之幸宗祀之福哉此則天下之
所願望而愚生之所願陳者也惟執事其與進之

三公

當天下之任者必有兼天下之才兼天下之才者必
有周天下之慮夫天下至大也民至衆也事至煩也
以一身任之而不足以一心運之而有餘此三公之
職誠所當重而人君授之不可以非人也粵自唐虞
稽古建官惟百而三公之名未聞夏商官倍亦克用
乂而三公之名未立至周而人文漸著機務漸繁而
三公之職不容於不設矣是故太師太傅太保爲三

東谷集卷三
公則論道經邦變理陰陽者有其人矣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孤則貳公弘化寅亮天地者有其人矣成王時周公爲太師召公爲太保皆以三公而總六卿之職康王時畢公爲司馬毛公爲司空皆以六卿而兼三公之任道并行而不悖術兼舉而不遺此處周盛時所以治具畢張而治化大臻也自周以降一失而爲秦之左右丞相再失而爲漢之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三失而爲東漢之尚書令僕射四失而爲晉之中書兼令五失而爲魏之門下侍郎六失而爲隋之三省七失而爲唐之樞密院八失而爲宋之東西府然其間災異責免始於徐防在外冊拜始於張溫封爲列侯始於崔林摠三省事始於蔡京名愈紊而實愈泯矣果足以爲治乎仰惟我

國家繼天立極稽古建官曰三公者蓋倣諸周之三公曰六部者蓋倣諸周之六典或以爲六卿之有道者而兼三公蓋以外而制內或以武將之有功者而兼三公蓋以文而濟武或以生有爵死有謚者而贈三公又以明揚而策勵之也則其爲治殆遠追成周之盛而下陋漢唐宋之習矣於乎代天之工熙帝之載金甌覆名上調元化玉鉉和羹下綏億兆庸可非

其人而委之乎書曰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又曰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為天下者請誦此言以為謹擇三公之法

宰相

欲重夫宰相之任當正夫宰相之名夫宰相者人主所恃以為腹心天下所恃以為命脉或重其任而不正其名唐宋是也或正其名而不重其任秦漢是也必宰相不得下行他官之事而後任可重乎必他官不得上侵宰相之權而後名可正乎否則一具臣而已矣則將焉用彼相哉粵自軒轅首命六相唐虞使

宅百揆而相之名始立湯之左右用伊陟周之左右任周召而相之員始定李斯趙高以嚴刑峻法而禍秦相業大壞矣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豈非漢之善相乎所可惜者孔明才本王佐而天不假之以年焉王莽曹操以老奸巨猾而傾漢相業愈壞矣太宗創業房杜在前明皇繼洽姚宋在後豈非唐之賢臣乎所可惜者陸贄諫本仁義而君不終之以任焉劔腹如林甫鬼貌如盧杞唐之所以亡也趙普佐太祖以開基而韓范富歐相與繼續之皆能奠安乎社稷趙鼎佐高宗以恢復而李綱張浚相

與輔夾之皆能再造乎邦家宋之賢相有可觀矣奸邪如秦檜欺罔如似道宋之所以亡也楚材佐太祖以朔業而史天澤廉希憲相與繼續之始知用夏而變夷許衡佐世祖以混一而姚樞杜默相與夾輔之始知以文而濟武元之賢相有足稱矣於乎國勢輕重治道汚隆未嘗不關相業之修否也然則宰相之任何可以輕授乎昔人有言為相之道有六一曰務學問二曰明去就三曰持公正四曰用人材五曰知大體六曰戒紛更觀是六者而相之得失見矣仰惟我國家設官分職的古準今首罷丞相以革前代之弊續置內閣以收天下之權故位台鼎者皆碩德重望秉衡軸者悉正士端人必有以接武夔龍比跡伊周而後可不然何以致唐虞三代之治乎

將帥

天下無可用之兵有可用之將夫將非不可用也將材不易得也得其人則以之與邦而有餘失其人則以之保邦而不足故千鈞之弩其中否係乎數寸之機萬斛之舟其安危係乎數尺之柁三軍之士其勝負係乎一夫之將是豈可以為易而忽之乎今夫有儒將有智將有勇將奔及走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

強敵此非勇將不能也出奇制勝應變決機攻必取
戰輒服此非智將不能也以安社稷爲心以救生民
爲計功成而不矜事畢而身退此非儒將不能也是
故制彼衣裳勿事行枚將東征之師者周公也將如
周公非儒將乎陳師鞠旅克壯其猷將南征之師者
方叔也將如方叔非智將乎進厥虎臣闕如虓虎將
平淮之師者皇父也將如皇父非勇將乎世患無真
儒真知真勇者耳誠得夫真儒如周公者則禮義而
爲干戈道德而爲甲冑自有萬全之效矣奏淮淝之
捷儒之似者也貽泚水之敗儒之腐者也何足以論

儒將哉必如張良之從容孔明之正大祭遵之雅歌
投壺羊祜之輕裘緩帶而後庶幾乎儒將焉誠得夫
真知如方叔者則呼吸而生風雲顧眄而動山岳自
有成筭之妙矣運安劉之策知之馭者也激七國之
變知之鑿者何足以論智將哉必如陳平之奇計
謝安之秘略孫臏之減甯示弱虞詡之增甯示強而
後庶幾乎知將焉誠得夫真勇如皇父者則氣足以
配道義威足以挫強敵自有無敵之理矣贊遼東之
功勇之小者也稱萬人之敵勇之粗者也何足以論
勇將哉必如敬德之膽略李靖之威名韓信之席卷

東谷集卷三
三秦耿純之折衝千里而後庶幾乎勇將焉是以知
勇將可以爲一軍之將而不可以爲一國知將可以
爲一國之將而不可以爲天下儒將則用之一軍而
安用之一國而治用之天下而平勇將不如知將知
將不如儒將或合而爲一或分而爲三此古今之將
所由分而古今之治所由異也仰惟我國家之將相
兼設文武并用內建五府有兵部以統理之而爲心
腹外建都司有大臣以鎮守之而爲藩籬則所謂儒
將知將勇將孰敢謂其無人哉噫勇而以儒知而以
儒請以周公方叔皇父爲將者勉過勇則輕過知則

奸請以李陵侯君巢爲將者戒

翰苑

國家設非常之選則必待非常之人夫玉堂賜篆景
仰珍文寶帶橫金敬珮新渥榮矣哉翰林之選也庸
可非其人而委之乎是故水繞瀛洲花環周廡外誼
旣寂內務靡華清之極也西聯金鑾北瞻銅樓晨趨
瓊闈夕宿巖衛密之至也備待顧問辨疑釋非發演
絲綸據古援今任之重也自非天才拔萃已德邁倫
未有不忝厥職耳且夫翰苑何所自始乎西漢以來
代言委尚書而未有是官也魏晉以來代言委中書

而亦未有是官也而翰林建職其自唐始歟貞觀則有瀛洲學士之稱乾封則有北門學士之號迨至開元而翰林學士之名定矣延及元豐而翰林學士之職定矣昔者李白爲供奉而奴僕力士氣若豪矣未幾而神遊八極其如才之累何張自爲學士而侍侑詩酒勢若尊矣未幾而國忠見詢其如德未足何自開元至咸通翰苑顯名者一百八十九人爲相者五十有三不侈爲羨談求其正諫自任閹宦知懼如李絳草詔一下士卒感泣如陸贄者能幾人哉宋德隆盛治教休明則有可言者矣竇儀以尚書而爲翰林

下遷也而太祖則曰浚嚴之地當處以宿儒張洎據平資而除翰林非超遷也而太宗則曰清貴之職非比以他官是用人不以資而以望矣和瓌以文得寵可用而睥予不正竟不居以近侍范杲獻記求進亦可用也而躁競可厭終不除以待制是用人不以文而以行矣此選用之意然也蘇易張洎皆興國之翰林矣清淨玉堂中之詩而太宗持示蘇易焉豈非洎之德行不及文學蘇之忠孝形諸歌詠歟楊億晏殊皆景德之翰林矣前席待名賢之詩而真宗特賜楊億焉豈非億不草閣后之制而殊甘奉相謂之詔歟

此勸勉之情然也賜以錦袍賜以金盞設以紫花之座榮以金蓮之燭或不覺前席或命坐賜茶或待侍臣以賓友或見宰相以客禮此待遇之禮然也噫選用謹矣勸勉至矣待遇之恩復厚矣則雍容禁城回翔仙境叅訣國論發揮天語其忍復負之哉是故條劃兵數稱以頌收有李文定焉兼有文學可比董楊有司馬公焉有文章典雅者有文行兼著者顧不盛哉不特此耳唐之翰林安爲弄辭艷曲無所規正陋也而歐陽公宮帖亦不忘規諫之意唐之內制不聞封還間以給事卽爲之拘也而劉筠亦不草相丁謂

之制此尤翰苑之盛也仰惟我國家文治幸興鴻儒輩出建翰苑以爲清要之地設學士以爲侍從之官而此外又有侍講主勸講侍讀主進讀修撰主修史編修主編纂檢討主檢閱續又簡拔進士爲翰林庶吉士以作養之他日爲三公作九卿者悉此焉曲掌制誥典文衡者悉此焉用其所以任之榮而責之重也爲何如哉噫予瞻堂堂如山如河此譽直贊誦東坡也愚敢以此爲今日諸公誦

東谷集卷三

東谷集
卷三

